

三

民

像



伏浪著

萌芽出版社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目 錄

- (一) 瓷 像..... P 1 - 8
- (二) 苦 弟 兄..... P 9 - 31
- (三) 迷漫着霧的礦山..... P 32 - 55
- (四) 黑 虎..... P 56 - 77
- (五) 埋下的種子..... P 78 - 86
- (六) 後 記..... P 87

(一) 姿 像

放工回家，沖好涼，草草吃完了晚餐，已是傍晚時分了。

家裡，氣氛有些異常，平時踏進家門，不是媽愉快、七七八八談些家常，便是弟妹們問東談西。而今天，情形兩樣，家裡顯得一片寧靜尤其是妹妹，往常那股天真活潑，眼前却完全消失了。還未到七點，似乎在廳旁桌上，作起功課來的樣子。她臉情顯得嚴肅，但嚴肅中，彷彿包含有什麼事！我心裡悄悄地想，妹妹一定有什麼心事。

弟弟從鄰居處借來當天報紙，在廳中另一旁窗口處閱看，我隨手拿起報紙，翻翻國際版。弟弟不時停下來，抬頭望望我，我正想問他些什麼，他連忙作手勢，「噓」了一聲，樣子像要我說話時放低聲調。我一時意識到什麼，沒有即刻問出口，弟弟也不作聲，我心中越感覺到有些不對勁。……

八時多，弟弟在書房裡，樣子在演算幾何習題，不時弄着幾何儀器，我悄悄走近他身旁，低聲問：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弟弟放下手中儀器，望望房門外，像在窺看什麼，然後，小聲對我說：

「妹妹將瓷像打碎了。」

「什麼瓷像？——」，我即刻把視線，轉到書櫥處，那魯迅的瓷像依然在櫥內，弟弟迅速接下去說：

「不是，是媽的那尊觀音娘娘瓷像。」弟弟說時，也懷着失望口吻，接着半晌又說：

「媽——鞭打了妹妹幾藤，現在還在生氣呢！」

我心中團團的疑雲，給弟弟的話消除了。我輕步走出書房，媽仍舊在屋外坐着，妹妹埋頭在作功課，我悄悄走近她身旁，關懷笑着問：

「會作嗎——？」說後，望着她在抄寫華文，妹妹停下筆看了我一眼，點着頭，隨後又低下抄寫。九歲的妹妹，做了錯事，內心像有些內疚，我輕摸着她的短髮，小聲微笑地說：

「怎麼這樣不小心？」我把口氣儘量放得低而溫和，妹妹望着我片刻，眼眶裡湧出淚珠，又低下頭。小小的心靈，彷彿壓制着難受的情感……。

× × × ×

媽最愛惜我們兒女三人，除此，瓷像觀音娘娘也是她心中珍貴的東西。愛兒女，親情骨肉，天下父母心，特別是相依爲命；瓷像觀音菩薩，却是她老人家心靈中，另一個寄托。

記得一次，從書局買回個魯迅半身瓷像，順手將它放在書櫥內上格。這個偉人的瓷像，媽不懂得是誰，似乎也使她老人家感觸到些什麼，帶上老花眼鏡，看了又看。幾回，總像要對我說些什麼，但又把話吞了回去，終於一次，帶着微笑地問：

「書局，有沒有賣其他瓷像？」媽的話，我毫不猶疑，迅速地回答：

「有呀——甚麼李白、屈原，還有其他英雄人物的各種瓷像。」我一口氣說完這話，使母親感到喜悅，於是蠻有勁地，懷着親切懇求的口吻說：

「雄兒——給媽買一尊觀音娘娘瓷像吧！」

我頓時怔住，不知如何回答她老人家。媽，是我們身旁親切的親人，她深刻理解兒女的心情、性格、思想，特別幾年來，風風雨雨的日子，媽幾乎摸透孩子腦袋裝下的東西。她老人家心中，時刻交織着又驚又喜的情感……，驚的是，怕兒子出什麼事，喜的是，暗自體會到，親手養大的骨肉，畢竟是好孩子，凡事有見地……雖然媽眼前的要求，令我感到爲難，但我一時總覺得不好讓她老人家失望，於是微笑地說：

「媽——佛的瓷像，書局是沒有賣的。」

媽，是觀音寺的常客，至聖觀音菩薩在她腦海裡

佔着重要位子。

原來，媽經常到鄰居李嬌家裡閒坐，李嬌那尊觀音菩薩，深深地吸引住她，媽心中似乎暗自想着：家裡要是也有一尊瓷像，那該多好呀……。

一個月後，媽的願望實現了，觀音寺那什麼菜姑的，給媽尋來了一尊十來寸高的菩薩，媽心中異常愉快。在媽想像中，這菩薩，彷彿有無比的神權威力，是家庭中的保衛者……。

有了瓷像，媽還想像鄰居李嬌一樣，把它安置在鏡箱裡，怕給熏黑或塗上灰塵。有幾回，弟弟在鋸三夾板做手工，媽親切要求他說：

「老二，給媽做個鏡箱。」淘氣的弟弟，總邊回答邊開玩笑地說：

「媽，觀音娘娘不是女人嘛——書本上明明說是男人。」

弟弟似乎從什麼書籍上看到有關考據，有時弄得她老人家無可奈何，媽又怕弟弟越說越多，得罪至聖的菩薩，總堵住弟弟的嘴，不讓他繼續說下去……。

每回，觀音寺什麼節日，家裡總有派送來的一份齋菜。這個時候，淘氣、刁皮的弟弟，飯前飯後，喜歡說說一兩句，說什麼齋菜又像豬腳呀，像五香春卷呀……

，弄得媽拿他沒法子。

× × × ×

殘酷的現實，使媽苦了一輩子。

腐敗的生活環境，給媽腦袋裡打下了封建烙印，頸項上，彷彿套上一條無形的鎖鍊……。

父親去世時，媽僅三十多歲，那時我和弟弟，七歲、三歲，妹妹，還是媽肚子裡的遺腹子。

父親離開人間後，整個家陷入絕境，好心腸的親戚，爲我們家境長遠着想，勸媽改嫁，然而這些，却被她那種對爸的深厚情操所趕走……。

媽，勤勞、刻苦、堅韌，靠着雙手，使她走遍了艱難的生活道路，養大了三個孩子。媽有時也自豪自信地說：

「要不是，媽做牛馬了一輩子……你們不知變成甚麼東西！」

然而，那腐朽的觀念，結果或多或少，抵消了媽的這種自信自豪，認爲神啊、佛啊，時刻在她身邊保衛她，使她有力量；養活自己及三個兒女，這種相互沖撞的矛盾，一直盤踞着媽整個腦袋。

媽有着善良的心腸，觀音娘娘的「大慈大悲，救世濟衆」使她讚賞不已，經常向我們談起，這菩薩如何如

何的生平事蹟，說什麼觀音未成佛時，有回，看見螞蟥同類激戰，傷亡不少，結果這好心腸的菩薩哭了幾天幾夜……。

媽，有時也能接受新事物，只是停留在半信半疑，對世界各角落那裡發生了糾紛，特別是越南戰爭，媽却首先爲那裡人民擔心、感歎……，也曾自言自語說：

「好殘忍呀……」

……………。

有一回，從書局買回一本「美國！美國」像片集子，其中一張越南戰地像片，呈現出侵略者悲哀下場：十幾個美兵陣亡者，草草埋在戰地土堆裡，每個陣亡者墓前，插着陣亡者生前使用的槍械，槍尖上撐掛着鋼盔，還有勳章，幾個樣子像同僚或軍官，低着頭，彷彿在舉行軍葬默哀，又像爲死者祈禱，相片中一片淒涼情景……。

戴着老花眼鏡的媽媽，看了又看，樣子有些不甚理解，我在旁，給她老人家解釋：

「那些是美國侵略兵，在戰地被消滅——在遙遠故鄉的父母，可能還不知自己兒子已戰死他鄉……。」，媽表現得傷感，口裡吐了一句：

「該死——可憐那些做父母的。」

「他們確實該死——却也是被迫去打仗的犧牲品」
，我補上一句。

媽脫下眼鏡，沉默着，爲使媽更了解詳細真相，我繼續說下去：

「他們死前，胸襟還背着十字架——」

「那些侵略者主子，腦海中有上帝，也有菩薩……」

我說得有些激動，媽聽着上帝、菩薩，心中一時似乎有所感觸，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頭。也許此刻媽心中暗自反駁，觀音娘娘可不是這個樣子的。的確，媽，是勞苦人家，心地是善良的，想像中的菩薩，或也是善良的，但媽看了相片，經我說明後，顯然地，內心激起矛盾，令她老人家難以理解的矛盾……。

× × × ×

瓷像觀音娘娘打碎後幾天，那是星期天，我閒着在家裡。

下午，媽在縫衣車旁，給妹妹裁剪一件校服，我在一旁看小說「還我青春」。媽年青時，當過傭人、小販，也車過水貨……。當媽貼着妹妹身體量衣時，手突然觸及到妹妹手臂，媽怔了一怔；那是幾天前，藤條鞭在妹妹手臂時，所留下的痕跡，幾處手臂上，浮腫出累累黑青痕跡。我放下書，觀察着媽的神情，也許她老人家

發現我在注意，低下頭，然而，我看出媽心情沉重與矛盾。

妹妹是遺腹子，是媽辛苦雙手養大的，平時愛得如心肝寶貝。

媽繼續以布尺量着她身體，臉帶慈祥，微笑，惜愛親切地問：

「還疼嗎？」

妹妹打碎了媽心愛的東西，心裡早已有悔意，經媽一問，似乎覺得眼前的媽媽，已經原諒她了，天真地帶着羞意：

「不疼了——只是同學們要笑人。」

媽媽聽了，情感起伏，含笑抱住妹妹，妹妹也隨身投入媽懷裡，此刻的妹妹，像感受到無比安全感，此情景，彷彿表現出雙雙獲得了諒解。……

我心中一陣喜悅，沉默，代替了我要說的語言，媽媽妹妹，臉頰與臉頰相貼着，正面臉朝向我坐位方向來，雙雙，從心底，發出快樂的歡笑。……

觀音菩薩瓷像給打碎了，而媽媽，再也沒有去提起它，也不再催促去買一尊新的瓷像。然而，善良的媽媽，頭腦裡或仍有菩薩的影子，也或許那菩薩形象，再也沒有那麼美好，鮮明了……。

71年11月

(二) 苦兄弟

李九他們在青雲廟，整整苦守了兩個上午，還乞討不到五塊錢，五人對分，每人分不到一塊。中午過後，感到有些不耐煩，一行人便放棄了駐守，往市區走去。

在一座建築物的五脚基，李九、老福、拐脚、傻七停下來歇息，無指離開他們買飯去。建築物剛新建好，最尾間左鄰處，搭有賣茶水的印度人攤子。傻七蹲在攤子旁，久久凝視着攤旁熱騰騰的開水，印度人在一旁割舊報紙，傻七舐一舐舌頭，有些口渴，那印度人笑着問傻七：

「要——喝茶？」 傻七點點頭，伸手進左邊褲袋，摸出五個銅錢，揮動給印度人看；那印度人凝視一下，看看傻七其他幾位同伴，作手勢要一個大的水壺，老福看到，遞過一個鋅製水壺。幾分鐘後，印度人弄好一大壺茶烏給傻七，傻七迅速接過喊道：

「飲——茶烏。」 這時無指回來，手裡拿着五包飯，心裡高興地說：

「吃飯——三角錢好多呀！」

「吉寧人，賣茶烏好便宜——一大壺。」拐脚也接着說。

五人相繼打開飯包，開始吃飯，那印度人探頭看看傻七的飯，有些同情的樣子。李九看了印度人的表情，好感地說：

「窮人——清彩清彩。」

印度人點頭示意，一面問李九：

「有仔——*Anak*？」話剛說出，塞了滿口飯的傻七，沒頭沒腦答腔着：

「漢巴蘭——馬地！」

「傻仔——他不是問你呀。」李九責怪地說，說後瞪了傻七一眼，傻七給愣住了，一陣傻笑浮起臉上，即刻又塞了一口飯，轉過頭對印度人笑。李九喝了口茶，回答印度人：

「一個仔——失散了。」

李九原來有妻兒，在日本侵略時期失散，聽得傻七說統統死掉，心裡很不爽。他李九活着一天，便沒有放棄團聚的願望。

一位馬來三輪車夫走近攤子，印度人轉過身過去，弄茶水給顧客。這時，一輛警車徐徐駛過，無指敏感地將身子，縮靠在五脚基的柱樑處，彷彿怕給看到的樣子。拐脚把包飯的紙張，捲成一團丟進垃圾桶從袋子取出一包香煙頭，細心拆散放在一張紙上，準備捲一根紙煙

抽。

老福把一張三折厚紙皮敞開，墊背躺下，一面對李九道：

「沒想到——在青雲廟碰上你們。」原來老福單身人馬南下，李九則四人一伙，從哥打丁宜轉來這裡。李九想，多兩天，便是峇株觀音寺，觀音娘娘誕辰的日子，隨口問老福：

「老福——一同上峇株，趕上觀音誕辰。」李九伸手接過拐脚捲給他的捲煙，老福點頭表示要一同上峇株。

「這裡上峇株——車租兩塊多？」，拐脚一邊問，一邊看着老福，他樣子有些擔心不夠錢，老福唔一聲表示肯定。

「明天拜六，再跑跑街店吧。」拐脚接着建議道。

拜六，一般上是他們跑街店，討討兩個銅錢的日子，無指想着沿店求乞，心中感慨地說：

「唉！——日子越來越難過了。」

「討飯過日，有麼麼好日子——也好，後天上峇株。」，李九略停一陣說，李九在他們同伴中，往往是出主意的頭領。

一陣沉寂過後，兩三人相繼躺下休息，傻七在一旁突然叫了一聲：

「妖怪——兩個妖怪！」，在打盹的拐脚，聽到傻七說什麼妖怪，抬頭睜開眼，往馬路上望去，兩個少女鼻端架着黑色眼鏡，穿得鬼模樣子，其中一個腿長褲短而窄，在馬路上搖蕩着身子，拐脚口裡說：

「好衰——一天太壞！」

說後，抬不起勁再去看一眼。

(二)

李九一行人到達峇株，便寄宿在番婆的「旅店」裡。往年，這間「乞丐」旅店，逢本地寺廟什麼日子，便住滿遠地來的。而今年，有些冷落，李九他們算是第一批人馬，到下午時候還未見有其他人來。

「怪——怎麼不見番婆？」李九驚異地問。

「是啊——連影子也沒有。」躺在木床位的拐脚，順口說。

這是一間多年破舊的亞答屋，在市區一里外，屋身已破爛不堪，有些板牆也早塌倒。據說曾鬧過鬼，屋主放棄了管理，不知什麼時候起，給這半顛討乞番婆佔了，此後也沒有人去干涉她。外地過路討乞的，寄宿這屋子，每人便得給番婆兩角錢，日子久了，便成為過路討乞人出入場所。

李九手中，拿着一根綫一根針，到屋外一棵楊桃樹

下，想補縫穿着的那件破衣。傻七早已在樹下坐着，李九坐在他身旁，將綫穿入針孔裡。

「三十七，三十八，三十九——三十九……」，傻七在數算一疊揀來的香煙盒，數算到三十九停止了，樣子接算不下去。李九看了看傻七，笑着問：

「算鈔票——這麼多呀？」 傻七不理睬他，口裡重覆着：「三十九——三十九……」，李九看他樣子算不下，插一句：

「真傻——三十九，便四十，四十一……」

傻七聽着，怕給忘了，急忙數算着：「四十，四十，四十一……」。傻七回頭看看李九，李九聚神在補衣，上插下抽地縫着。忽然間，李九想起了什麼，臉帶笑問傻七：

「阿七——今天幾歲啦？」 傻七聽了，一時怔住，接着口裡支唔了一下，隨後認真地向李九搖着頭，李九看傻七那副臉容，又問：

「我們四個人——多少歲？」 傻七仍舊睜大眼睛，李九只好給他說了：

「上回告訴了你，我們四人，共217歲——你，四十二歲。」李九說了看看傻七，傻七恍然領會了，搖兩下頭笑着，隨後又算回他的香煙盒。

李九一綫綫繼續縫補着，雙眼有些花，有時針尖插上來，看不清在那裡，得將衣拉得遠遠，才能看準插上來。衣委實破爛得厲害，李九望着它發愣，有些地方索性放了過去，愴然自言自語歎息着：

「唉——補衣如補天。」這時拐脚從屋裡出來，手中拿着洗好的衣服，用力捲掉水，嘴唇含着紙煙，李九抬頭順口問：

「阿拐——一同出門去？」沒有反應，聽到出門，拐脚臉情變得陰沉，在旁的無指插着口：

「拐脚，肚中烏氣還沒有消啦！」李九一怔，心中暗想到底什麼一回事。

原來上午，拐脚無指出門乞討銅錢，碰上一家商店，冤枉他多拿兩個銅錢，那時場面弄得異常尷尬，急性子的拐脚，幾乎把銅錢丟了回去，幸好無指推着他走，才免去一場爭端。

李九看拐脚滿肚悶氣，也不再問下去，穿好衣和傻七一道出門，他想先去探探觀音寺情形。

李九傻七離開，拐脚胸中那股悶氣，仍舊未減少，憤憤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這些有錢佬——盡會欺人過日！」

無指低頭沉默着，沉着臉，心中彷彿有所思。

「兩個銅錢——好像羅里車輪，真丟……。」拐脚身子躺在一張長木椅上，說了兩句話，不見無指反應，有些惱氣；

「無指，你啞了——一句話也不說？」

「算了——還想它做什麼？」無指抬起頭，歎了口氣，淡淡地說。

兩人沉默了一陣，這時，馬路有幾人走過，無指直望着路上的人，低低對拐脚說：

「阿拐，你看——怎不見番婆回來？」

「嚕嚙婆，不見她的臉也好——整天吵着屋租要增加一角。」拐脚不耐煩地說，無指掉入沉思中，接着，低低自言自語：

「我看——這旅店也不安全了。」無指道出心中疑慮，拐脚有點聽膩了這些，索性不作反應。無指上回在吉隆坡，被帶去馬打寮，往後一直惶惶不安，對未來日子充滿恐懼。良久，拐脚站了起來，語氣刻薄地：

「不安全，進馬打寮吃加里飯——免得受鳥氣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無指不作聲，腦裡直想着什麼。

這時，老福從外頭進來，手中拿着一包東西。老福是本地人，住在附近一帶，他邊走邊說：

「剛才路上，遇着李九傻七他們——」，說後向屋

內走去，忽然，心裡激起一種感覺，想了一下說：

「哈！那番婆，越老越顛——整天去糾纏那守廟佬。」停了片刻又說：

「連討飯也不去了——」

無指拐腳相對望了一望，老福從袋裡，摸出一大包香煙遞過給拐腳。……

(二)

觀音娘娘誕辰的日子，寺院內外一片喧嘩。

從上午九點起，信徒一批批湧來，多數為婦女人家，寺前左旁角落的燒爐，時刻迸着燒金銀紙的火光，寺廳內瀰滿着陣陣香火味，竹籤筒不時發出各各的聲響，信男信女這時心裡，充滿虔誠的意念，幾個寺院管理人，這裡跑跑，那裡走走，穿梭在人群中……

李九他們，夾在討乞人群裡。今天，十七、八人像往年一樣，守在寺前走廊處，有秩序地在左右兩邊，各一字形蹲着排列。老福有點東道主作風，一會兒跟這個談談，一會兒又走去另一邊，彷彿問候遠道來的同伴。拐腳與另一個雙目盲瞖的，蹲在兩排最前的位子。這些受難人群，有他們自己的慣例，每人收到的盾子，事後合起來平均分配，決無產生爭執現象。旅店主番婆，今天也出現在人群裡，她不耐煩蹲在固定的地方，到處跑

動，額前淌着汗珠。

傻七無指並肩蹲在左邊一列，無指雙手按住膝蓋上沉着臉，傻七口裡咕嚕着，在數算走進來的信男信女。

「二十七，二十八——」

「阿七——來了多少人啦？」是番婆的聲音，傻七不理睬，口裡繼續咕嚕着：

「二十九，三十——三十一……」

傻七忽然停止了咕嚕，直望着一個身材臃腫的中年婦女，這時傻七，漏算了兩個進入寺院的信女。身旁的無指，拉拉傻七衣角，低聲帖近說：

「肥婆來了一——去年給五分錢的那個。」

「好肥啊——今年給一塊，阿彌陀佛！」傻七說時，雙手合掌在胸前，他腦子裡似乎記起，這肥女人去年沒有這麼肥腫。

「吝嗇婆，我看啊——還是給五分。」旁邊同道說，這婦女，去年在他們面前搖搖蕩蕩，結果只丟下一個五分的盾子。

這時傻七，又急忙算起人數，進去的算，出去寺前燒冥紙回來又重算：「三十四，三十五——……」

老福跟李九，並排一塊蹲着，李九低低說：

「看來，今年比去年人多。」

「天年壞，佛事旺——」，老福笑笑應着，口裡含着半截紙煙，心想：去年二十九人，每人分得兩塊多，今年人少，或許多分些……。老福想着想着，又淡淡地問李九：

「觀音寺結束，想上那裡？」

「老路綫——馬六甲、芙蓉、吉隆坡、怡保……」，李九遲疑了一陣答着：

「福佬——想一齊上去？」

對面排的無指，拉長耳朵，注意聽李九老福兩人的談話。人潮，越來越多，到處蠕動着，寺院內散發着人們的汗味。

李九抬頭，望着對面牆壁上端，一面粗大金字黑底的匾牌寫着「極樂世界」，想起這百孔爛瘡的社會，歎歎氣，臉上油然苦笑起來。一個上年紀老婦女，鼻端架着老花金邊眼鏡，口中咕嚕唸着：「保佑，保佑……」，從李九他們眼前掠過。

老福的視線在人群中，被一個中年男子吸引住，那中年男子，雙眼不時打轉着圈子，混在幾位婦女中，側着頭低低在說什麼。老福眼花，揉揉一下眼角，似乎看清了那男子面相，臉色漸漸變得陰沉，腦子裡頓時激起了波動，心裡暗暗思索着：「是，是他——」想後，老

福又一陣激動，話從口中道出：

「是他——李什麼鬼？」身旁李九，聽着老福唸着一個名字，也往同方向望去，但李九他，摸不清那個人，隨口問老福：

「那一個——你認識他？」

老福不作聲，心裡煩亂，李九的話，只在耳邊響着，却不知道他問些什麼，自己含糊吱唔了一下。

「大恩人——大毒蛇！」老福咬緊牙根，憤憤然。

李九看着他怒憤的臉孔，心中感到驚異，老福仍舊直瞪着那人，又繼續說：

「爲我保人壽，差點弄掉我的老命——殺人飲血！」

李九聽得人壽兩個字，腦中疑團消蝕了一些，原來這男子叫李什麼興，經常在寺院跑動，從乞丐身上盤打壞主意，幹險惡勾當。幾年前，他大搞什麼「人壽保險」，從中訛取私利，老福便是受害者。這李姓男子，串通人蓄意撞傷老福，弄得他老福，在病床上殘喘了幾個月。

老福想着想着，老淚橫流，心火却滋長着，一幕恐怖的情景，在他眼前展開……。李九想看清這男子面目，但一剎那，人已不在人群中，自己思索了一下，伸手摸老福的肩膀，安慰地說：

「過去了——別再去想它，唉！」李九忍氣吞聲，又說：

「只歎我們活在吃人的社會裡。」

老福用衣角擦着雙眼，這時兩個乞丐，排進他們行列裡，樣子像剛從外地趕來，一位信女弄完佛事，跨出門檻，將一張一塊錢的鈔票，撒放在傻七帽子裡，傻七眼睛一眨，心裡興奮地喊道：

「啊！一塊錢，多謝，多謝，天公保佑……」

聽得一塊錢，排列着的人群，個個心裡一陣甜。隨後，傻七想了一下，對着遠遠的番婆吆喊着：

「番婆——來了五十多人啊！」，無指推動傻七身體插口：

「四十三未到——便五十多，傻瓜！」

傻七看了旁邊的無指一眼，彷彿要爭論似的，接着自己呆呆笑了起來。

(四)

下午三點多，李九他們的駐守告了一段落。

回到「旅店」，個個感到精疲力倦，傻七無指，索性躺下身體，這時，番婆沒有回來。拐脚，把藤製的義腳脫下，義腿腳盤鬆了一枚蹄子，拐脚拿出一枚新的，準備把它裝釘上，李九幫他對正義腳，一邊說：

「這可用一個時候——」

「用壞它，也該去見閻羅王啦！」

拐脚一邊笑，一邊釘着，索性把身上的衣脫掉。他喪失一隻腿，那是他當三輪夫時，在一次車禍中釀成的，回想起來已七八年了。在旁補衣的傻七，聽得「閻羅王」，瞪着眼睛直問：

「閻羅王是誰呀——？」李九笑笑，沒有回答他什麼，對傻七反問：

「你想一齊去嗎——？」拐脚也弄弄眼色，看着傻七，彷彿示意邀他去，傻七樣子不知所措，搖兩下頭，一陣傻笑過後，從麵粉袋包袱內，取出一本破舊的公仔書，低頭一頁一頁地翻着。

裝釘完義脚，拐脚跑去屋後水井處沖涼。

李九想起上午，在觀音寺檢到那張舊報紙，轉身去他的床位拿，兩分鐘後走回楊桃樹下。他聚神找上午看過那段新聞，那是一星期前的舊報紙，在報紙中間，刊着這樣一個醒目的標題：

「亞太旅遊會議前夕怡保大掃街頭乞丐」

李九一字一字細心讀着，有些字他看不懂，含糊放了過去，整段內容大意，他倒也能理解。李九看後想着，然後冒起一股憤怒情感來，自己暗暗沉思。這時，無

指走近他身旁，拐脚也沖好了涼走了出來，對李九問道：

「什麼新聞？」

「怡保，又大掃蕩——」，李九捏着報紙，淡淡地說，隨後，把報紙丟給拐脚。

「捉什麼人——？」無指驚奇急忙地問，

「捉伸手的——還捉什麼？」拐脚接過報紙，懷着憤懣的口吻。

無指聽後，心裡一怔，神情感到有點茫然，靜靜呆坐在一旁不作聲，拐脚邊看着新聞，邊感慨說：

「丟那星——偏偏只會搞弄絕人路！」

「新加坡大喊繁榮，不要乞丐——唉，這裡有樣學樣！」

李九想起這些，感到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吐了口口水。

「吸引遊客，多好聽，哼——裝門面！」拐脚放下報紙，口氣諷然地說，無指伸手去拿報紙，低低地問：

「捉了幾個……？」

「十多個——有女的。」李九淡淡地說。

傻七在旁邊呆呆聽着，忘了手中的公仔書，心裡也彷彿激起了什麼感觸。……

× × × ×
番婆嚕囔完一陣，回後房去睡，這時晚上十點多了。

夜逐漸深了，李九躺在床位上，今晚他一直輾轉難眠，腦海裡思潮激盪得厲害……。拐脚傻七已熟睡了，傻七身子緊緊縮成一團，發出擾人的鼾聲，拐脚時而手撲打蚊子，發出卜卜的聲響。

李九思潮一陣陣起伏着，他想起，今年已掃蕩三次了，去年上吉隆坡時，阿華就在一次圍掃中，給逮住送去老人院，李九想起這些，心胸感到難受。……

悄悄地，發現身旁無指沒有睡，低聲問：

「沒有睡——阿指？」

「嗯……」，無指應了一聲。

「阿華在老人院，不知怎樣——？」李九緬懷着老友。

「我們什麼時候——上吉隆坡？」無指轉了轉身問。

「兩三天——也該去看看阿華。」李九緩慢地說。

無指他今晚，心情也很沉重，那段新聞，像粒大石子，投在他心湖裡，激起了微波……。他開始感到自己安全受到嚴重威脅。一個念頭，閃灼在他腦子裡，自己偷偷盤算着，然而他却不敢向李九提出。悄悄間，他伸手，去摸着袋子六張一塊的鈔票，幾次重覆撥算那六塊錢……。

無指心想：要是能多五塊錢，那就好了，想到這裡

，萌起一股責怪自己的情感來，他無指感到茫然與矛盾

.....

傻七在發着夢話，嘴裡咕嚕着，忽然又一陣自言自語：「一塊錢啊，多謝，多謝——阿彌陀佛。」

李九在朦朧中聽得傻七的夢話。

(五)

第二天，往觀音寺膜拜的人，已逐漸少了。

下午走出寺院，老福帶他們去馬來攤子吃飯，停下來時，發現番婆在攤子旁邊蹲着，手捧着一包香蕉葉包子，傻七指着番婆問道：

「番婆——吃什麼啊？」

番婆起初點頭示意，經傻七一喊，向他一白眼，把頭轉向別方去，繼續吃她的飯去。

幾攤小販在那裡搬賣，離飯攤最近的，有一攤賣衣服手推三輪車，車上吊着一響着的收音機。幾分鐘後，番婆起身離開，走了幾步，轉過身子來，對李九說：

「明年——旅店租增加一角。」

「增加一角，增加啦——說個不停！」老福不爽地應着，番婆說後，便轉身朝向觀音寺走去，在旁李九望着番婆背影，吃吃地笑。

無指邊吃邊把視線，朝向那賣攤子望去，那衣攤，

由手推三輪車架成，展撐着一把大傘遮熱，車上放滿一疊疊的衣服，中間一個紙牌寫着：「跳樓貨大減價」，無指草草吃完飯，走近攤子，眼睛注視着一件件的恤衫。

那小販抬頭看看無指，一會兒又低下頭，看回他的報紙去。無指腦子裡想得很多很多，手摸動左邊褲袋裡的六塊錢，封住衣的塑紙上，寫着每件四塊錢，無指心裡輕輕唸着「四塊錢」，悄悄地心想：要是能買一件多好。

在飯攤的李九拐腳，望着無指，注視他的動作與神情，拐腳低低對李九說：

「阿指——在看什麼？」

「最近，無指有心事——」，李九也低低地回答，幾天來，李九發現，無指心情惶惶。傻七看着無指在衣攤旁，直喊了起來：

「無指——想買衣啊？」

無指從思索中回醒來，轉過身子，看見傻七，也瞥見李九拐腳正在注視他，一時表現得很不自然的樣子。

回「旅店」後，無指往他藤籃裡翻，翻出一件斜紋籃褲，褲子顏色多少退了，那是去年，一位同伴送給他的，無指敞開褲子看看，心裡想：要是配上一件衣，該多好啊！思潮遠遠地想去……。

「阿指——你在翻什麼？」李九問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，不作聲，無指把褲子放回去，走近李九身旁坐下。

「李九——」，無指遲疑一陣，接着說下去：

「多在峇株跑幾天——我想湊够買一件衣服！」

李九，看無指遲疑的態度，初有些驚異，聽得要買衣，鬆了鬆口氣，李九看着無指身上那件衣，感到委實破爛得難以補縫，對無指點頭表示同意。

兩人隨後沉默着，沒有繼續說什麼。

(六)

夜深，幾顆寒星，在天空一角眨眼。

風呼呼吹着，「旅店」左邊那扇破窗，被吹得嗦嗦作響。野狗從遠遠處傳來狂叫聲，無指感到這深夜裡，野狗如此吠叫，有點不尋常，躡手躡腳走近門邊，從門縫望出，屋外一片漆黑。無指往每處角落搜索，悄悄間，發現一輛黑車，停在路上，無指不禁渾身戰慄起來，吃力睜着眼睛，啊！一隊黑影，排列在黑車旁，無指慌張叫起來：

——「啊！馬打來了——」

一刹那，警笛響了，黑影分散匍爬着，向「旅店」方向進攻，響起了一陣急促的皮鞋聲。

——「被包圍了，阿七，李九——」

無指奮起身子，急促檢起藤籃，往後門沖去，啊！後門給阻擋了，一隊黃影荷着槍，在那裡蠕動着，接着又一陣皮鞋聲，無指這時，神魂消散，雙腳軟綿綿地，口裡叫着：

——「多隆——多隆——」

——「我，達拉沙啦——冇沙啦呀……」

無指出力抗爭着，口中喊得沙啞。

屋內一片騷動，這時，李九拐腳傻七給喊醒了，爬起在床位，趨向無指這邊來，番婆也從後沖出，慌張地問：

「麼嘢——麼嘢呀？」

李九坐在床位，口裡淡淡地說：

「又在做惡夢了——」，隨手將桌上油燈捲高，番婆聽得做夢，有點埋怨睡覺給吵醒，吓了一聲鼻音，往後房走去。

無指斜躺在板牆，依稀在回味剛才恐怖的夢。拐腳不耐煩地，口裡猛吸着捲煙，傻七光着身體，蹣手蹣腳走向門縫邊，直着眼從門縫望出，李九歎口氣：

「別胡思亂想——」

屋內恢復肅靜，遠遠幾聲狗吠聲傳來。

「夢見什麼？阿指。」 拐脚踩熄捲煙。

「馬打——捉着李九！」 無指懊喪地說。

「馬打鬼——也怕？」 拐脚望着無指說着，這時，
傻七趨向無指身旁，手指着自己臉孔問：

「有捉着我？——」

「汗巴蘭——捉着！」

傻七一聽，張着眼怔住，過後想到無指做夢，吃吃地笑了起來，李九走回床位，把身子躺了回去，這時已凌晨三點多，後房裡，穩穩約約又聽到番婆的鼾聲。

李九躺着，張着雙眼，想着無指近來情形。

他跟無指流浪街頭，親如一家人，他感到，無指跟他一樣，有着悲慘的身世，無指那雙手，只殘存着兩只姆指，這些缺陷，迫着他不得不過伸手生活，不得不走這條道路。

李九想起，自阿華被逮捕送去老人院，無指便顯得悲觀消沉，終日恐慌中送走日子，近日來，聽到怡保大掃蕩，他無指更顯得不安，舉止失常。

李九察覺得到，無指想多逗留峇株的原因，自己暗暗想起，為何無指有買新衣的心思……。

想着想着，李九滿腔煩悶，索性起身到屋外去。

×

×

×

×

隔天傍晚，李九找無指談，拐脚也在場。

「我理解——你爲何要買新衣的心思！」，李九坦然直率地，接着又說：

「唉！臭社會，迫我們——」

「伸手過日，有誰願意——？」拐脚也插口，胸中一股火，無指低着頭，望着那只存下兩隻姆指的手，神情暗然，李九望着無指，眼睛閃着神光。

「穿上新衣——免除不了受逮捕的噩運——再說，」稍停一陣，又說：

「只要流落街頭——我們無法避開風雨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無指心裡難受，李九說中了他幾日來的心情。這時，拐脚看着無指的雙手，想起自己失腿的遭遇，胸膛冒着怒火地說：

「天堂無緣，地獄無門——丟那星，當乞丐也受干擾！」拐脚抑制不住情感。

李九瞥見無指痛苦表情，伸手摸着他的肩膀，口氣溫和地：

「阿指——別再想得太多。」

「要捉，就捉好了——有麼嘢了不起？」拐脚他，

，碰過幾次事件，說時口氣堅決。

三人沉默着，無指感激同伴的關懷，漸漸責怪自己的軟弱的想法，特別是想買新衣掩飾自己的念頭，他臉孔一陣燒，過後，腦子似乎明亮了些，抬頭低低地說：

「我不再買衣了——李九！」口唇略顫抖，語氣却顯得堅實。

這時，遠遠傳來傻七的聲音，看見李九他們三人，傻七口裡忙喊道：「李九，拐脚——有飯吃囉！」尾隨的老福，也高興接下說：

「飯攤大肥頭手給的——還有什菜。」

三人頓時停下談話，老福傻七從馬路走進來，拐脚跟傻七走進屋內，老福看見李九，劈頭一句：

「李九——我跟你們一齊上吉隆坡！」

李九聽着，心裡感到愉快，轉過身看看無指，這時，無指臉上憂悵逐漸消失，望着老福，也看看李九……

(七)

結束觀音寺的駐守，李九他們隔天便離開峇株。

出發前，拐脚看着無指身上那破爛的衣，想了一下，從自己包袱裡，取出一件破舊的布衣，伸手遞過給無指，無指一怔，稍後顯得難為情，內心激動着，對着拐脚說：

「我不用了——你留着自己用吧！」 接着又堅決說：

「我要上吉隆坡——我跟大伙一樣！」 拐脚聽了，怕對方誤解，正想說時，李九插了進來：

「阿指——你拿去穿吧！」

李九把衣接了，遞過給無指，拐脚看着無指，臉孔流露親切的神情，李九按住無指肩膀，這時無指他，激動得久久說不出話，心田裡洋溢着一陣陣的溫暖……。

半點鐘後，李九他們五人，朝向車站走去。

他們準備去馬六甲、吉隆坡、怡保、檳城……

他們，一群受迫害的苦弟兄，爲了生存和糊口，身上迸發着無限勇氣，他們冒着風險，過着餐風飲露的生活，他們繼續踏上悲慘的征途……。

李九他們繼續北上，到處流浪……。

72年初稿

8·3·77重修

(三) 迷漫着霧的礦山

整個礦山迷漫着霧，到處是一片白茫茫。

山腰上端，幾乎給雲霧遮蓋了。清晨的礦山，令人心田裡感到濕漉漉。

公司屋裡，像往常一樣，從早上六時起，人聲已異常吵雜。華籍工人伙食是「甘定」包定，各桌拉好人，已叮嚀弄湯碗了；自理伙食的馬來籍工人，也在弄鍋鏟了，不時飄出陣陣辣椒椰油香味。七時開工後，除了屋後不遠地方，水泵機器房發出轟轟聲響，公司屋便顯得寂靜無人。

貨倉管理員馬小強，自己雖然有固定的工作，但在礦場，打油工作也還是落在他身上。每天開工前，他便得在工地油站旁打理一切，為剷泥機、挖泥機、R B吊重機及羅厘等裝油。油罈二三十加侖，至少得撥動油柄五六十下，一輛填完又接一輛，有時弄得滿頭汗珠，喘不過氣來，但工作久了，小強倒也沒有感覺什麼。

羅厘領了「糧食」，先後一輛輛駛上山腰工地去。當輪到印籍司機馬念羅厘填完油時，他迅速撥動開動器，引擎却老不着火，只是咕咕發出聲響，馬念繼續大力撥，回答他的，依然咕咕聲響。他有些惱了樣子，正想下車看個究竟，在旁的小強，便幫他查看電池是否出毛

病。這時，忽然聽得一陣喝叫聲：

「馬念——睡覺是嗎？」，聲音從公司屋前傳來，是督工王海的喝叫聲。這傢伙是礦場總管，對礦場管理，什麼礦務等技術知識一竅不通，憑幾個臭錢加股，擺起股東兼總管架子，百般欺壓工人，工地工友個個對他恨得入骨。他終日黑沉沉拉着臉，工友們封他不少外號，諸如「惡婆邪」（Overseer 英文督工譯音），「黑面蛇」，通常都叫他「生銹臉」——因為臉色彷彿鐵錨面那層粗黑的銹。

馬念的羅厘開動不着火，心裡早已悄悄冒起烟火，一時聽到「生銹臉」的喝聲，火上加油，也不甘示弱，大聲喝了回去：

「什麼睡覺，羅厘壞啦，你沒有長眼睛是嗎？」

在油站旁的小強及幾個司機，內心暗喜，尤其剷泥車司機老李，更咯咯地笑出聲。看情形，馬念難得開工了，羅厘不得不休息一下——進修理工場。在場的幾位工友七手八腳地，動手把羅厘推向油站左邊的修理工地，讓其他羅厘接上打油。

在公司屋前，生銹臉樣子似乎聽不清馬念回應些什麼，拉着臉子，向油站走過來。此時，最後一輛羅厘打滿油，司機阿貢放大油，對着生銹臉走來方向，衝駛了

過去，他嚇了一跳，即刻閃避在路旁。生銹臉站住了片刻，直望着駛去的羅厘背影，口裡「幹」了一聲。

剷泥車手老李，已將車駕近油站處，方便小強打油，小強側着身子，一來一推撥動油柄，邊撥動邊和老李談話。

老李，三十六七歲，前些時在一家剷泥機代理公司工作，據說公司鬧工潮被迫離開，靠着自身有一技之長，索性跑來礦場工作。

老李把引擎關掉，對小強說：

「來，你休息——我幫你撥一下。」

小強放下油柄，笑着感激老李。剷泥機裝油多，至少得裝上七八十加侖，每回，老李都幫着小強。頓然間，老李和小強受到一陣對話所吸引，那是從修理工地傳出。只見總管生銹臉邊說話邊指手劃腳，像是要修理機器技工廣西發，先修理馬念的羅厘，而此刻，廣西發正為一輛爆胎的羅厘解開輪子，對着生銹臉的催促，心中有些不爽，口裡說着：

「我一個人，怎能同時做兩件事啦？」

此情此景老李小強看在眼裡，小強小聲說：

「鳥傢伙，又在發號施令了。」手撥動油柄的老李，直視着生銹臉沒有作聲。廣西發的話，似乎使生銹臉

無可奈何，接着悄悄走近油站來，彷彿要找話題說話。老李小強摸透這傢伙的性子，開口總說不出什麼好話來，兩人沉默着不理他。生鏽臉從褲袋裡摸出香烟來，點火吸了一口，終於說話了：

「真幹他××——豬籠腳（註）洗石部那批馬來仔，昨晚洗不出十車石，個個像吃了迷魂藥，無精打彩！」

給猜中了，狗嘴長不出象牙來，老李本來不想理他，但聽得「無精打彩」幾個字，胸中有些冒火，終於口氣帶着反駁說了：

「過月，還不出糧——人家家裡老婆孩子，空着肚子，心情那會像你一般好受。」簡單有力的幾句話，刺得生鏽臉啞口無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老李也不想和這傢伙講話，對小強說：

「夠了，不要再打了。」說後爬上了車座，開動了引擎，小強將油柄關好，收起記錄簿，結束了打油工作，隨身往修理工地走去。餘下生鏽臉一個人，樣子自討沒趣，却又裝模作樣，爬上「銅基」梯級上，彷彿在檢查油屎存量。

（二）

中午，飯後。

小強在機械貨倉裡，檢查所缺機械零件，好交代給山寨王——礦場經理出街場訂貨。小強在貨倉門前桌椅上，埋頭抄寫訂單，技工廣西發從公司屋走來，笑着問：

「小強——在開訂單呀？」

小強抬起頭笑應着，廣西發從褲袋摸出包利便烟，彈出一根點上火，其餘的放在小強桌前，似乎示意要這小伙子抽根提神。小強沒有烟癮，但有時也接受同僚的好意，抽它一根。

機械貨倉與修理工地毗鄰在一處，這塊工地幾乎是他們兩人的天地。小強廣西發的工作日子，就全部在這裡渡過，加以小強管理貨倉，又直接與廣西發產生工作上的聯係，兩人經常一塊兒工作，雙方關係顯得十分密切。工作久了，小強對機械零件及應用方面，也懂得頂熟，特別機器修理技術，小強更從廣西發那裡學了不少。這位上了四十多歲的熟練技工，平時毫無半點技術保密的思想，小強問什麼，他廣西發懂多少便答多少。廣西發不懂英文，但對機械零件名稱，他却能全部讀出口，小強有時還得翻翻字典。

礦山裡，除了發糧時，聽得喊陳發兩個字，除此，幾乎整個礦場都叫他「廣西發」或「廣西佬」。小強在

生活中，也多少了解廣西發辛酸身世。他童年時便失去雙親，從十三歲起便當機器修理學徒，有今天的熟練修理技術，全靠自己摸索出來，正如他生活道路的那般曲折與艱難，却也因為這樣，塑造他一副刻苦耐勞、善於研究、摸索的性格。

廣西發住家，在離開約二十里外的市鎮街場。雖然從這礦山開工第一天，他即出現在礦場上，由於接二連三礦場倒閉、變動，他整個家庭也受到波動影響：還好停工時，在家裡養養家畜外，也到附近錫米場當散工，或為錫米場裝修水泵、沙泵等臨時工作。廣西發長年在生活海洋上，翻波滾浪，但靠他那勤勞硬直，倒也順利擔負起一家七八口的生活，尤以他那親切近人，見惡拔刀相助的作風，更受人愛戴。

馬念的羅厘早已修理好，而眼前，又無其他拋錨羅厘，小強弄完訂單，伸了伸腰，也信手抽了根烟。此刻生鏽臉在山腰工地，小強廣西發索性閒聊起來，廣西發依着在一張拆離車座的「古申」上，手裡在擺弄着舊報紙，小強笑着說：

「發叔——報紙上有什麼新聞？」

「這深山裡，除了做牛馬外——還有什麼報紙可看？」，廣西發把報紙放在一旁，隨口應着。

「一個礦場，連一份報紙都不肯訂，真是——」，小強向來有閱報習慣，自來這裡工作後，彷彿變成了睜開眼的瞎子，隔了一個世界，提到報紙，他自有些憤慨。

「前些時，倒訂一份星洲日報，隔日還可看到報紙，但却給生鏽臉藉故工友工作時看報，而停止訂閱了。」，廣西發重新點上根烟，吸了一口。

這時礦場經理，駕着那輛吉普車，在貨倉前停下，向小強作了個手勢，小強拿着零件訂單，走近車旁交給他。吉普車「普」的一聲駛出礦山，小強繼續回來桌位，相對沉默了一陣。

小強腦海裡，突然閃起一個念頭，那是想進一步了解這個礦山歷史背景，小強經常聽得工地工友，都叫廣西發「三朝元老」，於是話題由此扯起：

「這裡工友為何都叫發叔『三朝元老』？」

廣西發聽得三朝元老幾個字，咯咯笑了一陣，幽默地說：「應該是三朝奴隸——」接着又說：

「礦山工作，是吃不飽，餓不死，如果做了三朝，那便會餓死子孫。」說後還是笑着，小強也跟着笑了，却怕對方會錯意，過忙說：

「我的意思是說發叔，在這礦場工作已好些日子了。」

廣西發收斂了笑容，沉默了片刻，經於把這礦山的前前後後告訴小強。從反映中，小強簡略知道這近百依葛礦地的史蹟。原來，這鐵礦是由街場上一退休富翁所擁有的，過去英殖民地政權施引緊急法令，礦山無法進行開採。隨後礦山主的資本短缺，轉以抽取出產礦錨巴仙，割讓星加坡一礦務代理商。合同訂後，該星加坡礦務代理商也曾嘗試開採，但經營不久又告停止，接着再轉讓二手承包採礦，結果仍舊是資金短缺，虧了幾十萬又收盤，現在的復興公司，是第三度採礦的二手承包。

「現在的二手承包，聽說是你們埠頭人。」，廣西發抽了最後口烟，對着小強問。

「聽說過——是我們埠頭一些大小，想發山財的人，合了二三十萬資金，前來開採的。」，小強一口氣說完。

「二三十萬，哈哈——拜山拿督（註）又那麼勤，月底難得有一餐吃。」，廣西發語帶幽默風趣，接着神情轉為嚴肅，感慨地說：

「我看了這礦山的興興衰衰，從開始採礦第一天，我便來這裡工作。」

「怪不得——工友們都叫發叔元老。」小強也風趣地說，兩人一陣沉默，悄悄間，小強又詢問一個問題：

「到底泥層底下，礦藏怎樣？」

「據內行人說礦藏超過一百萬噸——只是泥層厚，礦錨集中地帶又摸不清，開採機械不夠，這些都是採礦難題——二三十萬，那能搞出什麼？」，廣西發在礦山生活久了，有豐富礦場知識，熟悉情況，說來條理分明，頭頭是道，接着又說下去。

「很清楚，礦藏既豐富，而星加坡礦務代理商，又不親自繼續開採下去——道理就在此，」，廣西發這番話，小強有些摸不着頭腦，這時廣西發摸透小強心境，又接下去說：

「商場上大魚吃小魚——礦場也還是這樣，大吞小，望收漁利。」。

小強社會經驗少，閱歷淺，平時多少聽得商場上互相殘殺，但碰上眼前實際問題，也還是摸不清，這位飽受風雨的礦場技工，不愧給小強上了生動的一課。

原來，代理商不親自採礦，理由在於須要浪費過多資金，去從事挖掘泥層的工程，特別短期間，礦錨（註）上泥層沒有清除，礦錨產量只能平平，無甚利潤可圖。二手承包採礦，也同樣而對相同的問題，機械不足，資金浪費在挖掘泥層，構成倒閉收盤致命傷。

二手承包接二連三倒閉，却留下了功蹟，為代理商

帶來莫大好處。到頭來。代理商再親自動工程，便可輕而易舉，搖脚坐收漁利了。

談話中，不覺已四點了，山腰工地礦工已陸續收工，羅厘一輛輛停在公司屋前。小強今天，是他在礦場工作最感高興的一天，小強握握廣西發的雙手，興奮地說

「發叔——我閱歷太少，要不是你的開導，我根本不知道這些祕密。」

廣西發小強也準備離开工地，走在往公司屋途上，廣西發以幽默口吻說：

「大魚吃小魚，互相殘殺，是他們的事——可做牛做馬的，却是我們眼前的事。」，說後，作無可奈何樣子，這番話，給小強，深深體驗到勞苦工人不幸的遭遇。

(三)

早上八時多，雨仍然綿綿地下着。

從昨晚十時起，下了整夜傾盆大雨，夜班開了四個鐘頭，使全礦場被迫停工，工地泥路，被雨水冲打得泥濘不堪。看情形，雨還會繼續下……。

幾個洗石馬來工人，索性躺在公司屋床上休息，華籍工友則在甘定餐廳坐下閒談，有的則在下着棋。這裡礦場，從司機、洗石到雜工等，都是按日按時計工薪，兩天不開工，意味工友失去了一天工薪，沒有工薪，就

連伙食也要吃自己。公司屋一片寧靜，特別過了月三號還未出糧，個個工友的臉色，彷彿籠罩着黑雲，心裡悶悶不樂。

經理山寨王，總管生銹臉，在公司屋前走廊，頻頻探出頭，對着綿綿雨的天空發呆。個子矮胖，肥腸油臉的經理，此刻臉部表情，也變得陰沉，心事重重。

自組織公司，礦場開工以來，僅採得鐵石二船六萬噸，取貨第二船時，還因為不能如期，延擱了船期，無端端賠償了日本貨船幾千元，眼前採出鐵石，還不足一萬噸，而第三個船期又要到了。

這山寨王，滿口油腔滑調，善於為難與耍弄工人，有時工友也喜歡叫他笑面虎，過去，專搞承包海底舢舨與貨船，靠起貨搬送工作起家，曾一度賺了不少錢。這時雄心勃勃，參加了幾萬元股份，竟當礦場經理，如果這次礦財再給撈到，便可飛黃騰達，在商場顯一顯身手。

小強廣西發是月薪職工，無論怎樣情形，他們都得到工地去，小強拿着雨傘在公司屋走廊，正等着廣西發一齊到工地去。當他們打開雨傘時，却給總管生銹臉看到，這傢伙看到人，總要裝裝樣子，順口對着廣西發說：

「山腰工地，那輛七號羅厘輪胎爆了，去給它拆換吧。」

「下雨，怎樣上去？——把羅厘拖下來修理工地，方好做工嘛。」廣西發把最後幾個字語音拉長。

生銹臉瞪了廣西發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便到餐廳找正在玩棋的剗泥車手老李，要他即刻開工到山腰工地拖下羅厘，老李是日薪職工，開動機器便有工薪。隨後生銹臉也對在旁的爆石佬林九，說了些什麼似的，林九及其他兩位爆石工友，也隨着離開餐廳，樣子要開工去。爆石是包工性質，以爆出噸數計工薪，雨天開工，是件麻煩的事。

礦山，平時氣溫已很低，下起雨來，更令人感到刺骨寒冷。小強穿着長袖衣及長褲工裝，寒風吹過，也還是感到冷。廣西發到了工地後，索性抽根煙取暖，小強低聲對廣西發說：

「發叔——看情形，今天若不發糧，工友必有什麼行動了。」廣西發順口接着說：

「我們私下已談好，今天要見笑面虎去。」

片刻過後，小強接着問廣西發：

「幹嗎——這裡不組織工會？」

「過去這一帶礦場，都有參加什麼礦總——但老板

工會，起不了作用，而且礦場公司經常倒閉，工人流動性大。」

小強哦了一聲，兩人沒有繼續說什麼。

半個鐘頭後，老李那輛「卡卡」的剷泥車，從山腰工地，拖下了那爆胎的七號羅厘。在修理工地前，小強爬上羅厘車座，堆好駕駛盤，由老李駕剷泥機推撐着羅厘車後，順勢將羅厘推進修理工地，方便廣西發進行拆換工作。老李也隨後將自己的剷泥機，由車後部退入另一格修理工地，在工地的小強驚奇地問：

「怎樣——車出了毛病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打些滑機油。」老李回答。

這時候廣西發已將七號羅厘，一下一下將車頭撐高，小強也把一輪整裝待用的輪胎，推到車旁。

老李手拿着打油機，一個孔一個孔地填壓着，在旁的小強，手裡也拿着一個幫着老李工作。他似乎發覺越打越多孔，老李笑着告訴小強，整輛剷泥機有近百個油孔，小強心中領悟着，也暗自感到自己委實懂得太少。當小強身子靠近老李時，老李低聲地說：

「公司危機，越來越嚴重了！」

「當然，過月不出糧，工友必然要行動的。」，小強順口應說。

「我不是指發糧問題——」，老李沒有說下去，却抬頭指着山腰工地的R B吊重機、挖泥機，眼前的剷泥機及羅厘，小強發現自己會錯意，但却有些茫然，經老李解釋，才知道這採礦工具，是通過分期付款形式弄來，老李繼續說：

「聽說已拖欠了三個月期款——前幾天，那幾個陌生人，就是吉隆坡有關機械代理商派來的，據傳出內情，限期一個月解決所欠期款……」

廣西發已按裝好輪胎，似乎也聽到老李小強的談話，插着嘴說：

「公司內開，危機重重——可是我們做牛做馬的血汗錢，一個也不可少。」，說後，擦了擦染油漬的雙手，從褲袋摸出了一根煙抽。

雨越下越大，突然在山腰處一堆大鐵石間，發出一陣叫喊聲，原來是那三位爆石工友，不斷揮動帽子，好像表示雨天，無法進行工作，身子像躲在大鐵石間。

「丟那星——雨天，也叫人爆石，真是草包。」廣西發破口「丟」了總管一句，在旁的老李小強不由笑出聲來。

(四)

下午三時，雨算是停了，礦場山腰工地，却依然一

片白茫茫的濃霧。山腰間的路，盡是一片泥濘，要開工，還得剷泥機去推掃路上的泥漿，不然羅厘無法上去，泥漿清除到來，也差不多近傍晚了，只能開夜工一班，若傍晚又飄起雨，對工人來說，那又得算半工，所以有些工友懶洋洋，沒有什麼心思去開工。

經理及總管生銹臉，整天心情沒有晴朗過，也似乎領會到工友將會有什麼動作，兩人心事重重，在公司屋辦事處，默默相對坐着。然而，這兩個傢伙，心中似乎也在盤算什麼，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局面。兩人輕聲細語了幾分鐘，生銹臉走出公司屋，駕走那輛停在屋前的吉普車，往着油站方向駛去，平時若車要用油，非小強去處理不可，此刻生銹臉悄悄親自撥動油柄在裝油。

幾位工友，對這兩人動作看在眼里，老李更估計到，經理準備出山到街場去，有意避避眼前風險，故意在餐廳提高說話聲調：

「笑面虎，看樣子，要到街場吃風去了。」這句諷一出，引起十幾位在餐廳坐着的工友的注意，只一陣子，整個公司屋裡騷動起來。工友們原定下午五時，找經理笑面虎交涉發糧問題，決不能眼巴巴放過他笑面虎。生銹臉裝着若無其事，走回公司屋，當他一踏進公司屋，整五十名華巫籍工友，已聚集在辦事處前，一片吵鬧

聲，充滿着整個公司屋。生銹臉看到情勢不對勁，臉上裝出笑容。幾位較激動的馬來工友，開始叫喊着：

「*gaji — gaji —*」，此刻，生銹臉趨近經理身旁，兩人却已被工友團團圍住。馬來工友中，較有威望的奧士曼，對着老李、廣西發及看守水裝機房的成貴，交換個眼色，於是這幾個人趨向經理桌，聲音一片吵雜。這一切動靜，使這兩位傢伙意識到問題來了，經理那副笑面虎相應場出戲了，笑着說：

「工友們，有事慢慢談——」，生銹臉發現一片吵雜，也幫起腔來，笑着揮動手說：

「靜些，有話好說。」

在人群中，暴性子的馬念，看着生銹臉，心中萌起火，高喊道：

「*Apa diam — gaji kasi*」，隨後人群中又一陣：

「*gaji — gaji —*」，接着，奧士曼開口了，吵聲漸漸消失：

「經理，我們的薪金怎樣？」，奧士曼的話猶說未完，笑面虎似乎耍花招，迅速地說：

「給——一定給。」

人群老李、廣西發看透這山寨王耍花槍，於是嚴肅

地，慢條斯理地說：

「經理，按照公司慣例，是半月發糧一次——現在已拖到一個月，而且是過月三號了。」，當老李準備繼續說下去，生銹臉這傢伙搶先地說：

「工人的工薪，公司一分錢都不敢少。」此話一出，即刻被司機阿貢喊住：

「不敢少，現在就出糧嘛。」

廣西發瞪了生銹臉一眼，插着嘴說：

「你們老板要吃飯，我們工人家裡，老婆孩子，也在等着飯吃。」，廣西發緩慢地說着。

「*Apa macham, bila kasi?*」，奧士曼雖然不懂老李他們說話內容，但却理會是他們所要爭取的問題。

笑面虎耍盡花槍，但心虛敵不過衆人的眼睛，臉一陣青一陣白，汗珠不斷從額上湧出，起初對着奧士曼說

「*Satu dua hari kasi*。」，接着又說：

「公司眼前是有些困難，希望工友領情領情——這樣吧，糧不超過五號發，各位，儘管放心。」

「說不定——晚上公司財政上來，即刻發給各位，也說不定。」說後，眯着臉笑，後一句顯然是漂亮話。此時生銹臉也搶着說：

「我們原本想，出街場打電話，催促財政趕上來發糧！」這傢伙也來一套緩兵之計，但「蛇」的本質十足顯露，人群中有人發出冷笑聲。

這時老李、奧士曼、廣西發及成貴，互相望望，交換了個眼色，老李指着衆人，似乎要衆人聽到：

「好吧，經理，在這樣多人面前，話是你說出的，發糧不超過五號——如果再拖，一切後果你們公司負責。」奧士曼也指着笑面虎說：

「*Jangan pechah janji!*」

於是一場追薪行動，告了一段落，工友們也相繼散開離去。

(五)

五號那天，公司總算解決了工薪問題，但往後能不能如期發糧，却是一個未知數。發糧幾天，總管生銹臉幹勁十足。今天整半天，從早上到中午，一直駕着那吉普車，駕上駕下，這裡管管，那裡喊喊，威風十足，頭上還戴着那日本人送給他的鴨舌帽，真是四不像。

吉普車停在修理工地前，樣子又要發什麼指示了。

小強在工地附近，將空的黑油圓桶，推在工地一旁，生銹臉眼睛不斷在工地上打轉，好像在尋找什麼，終於對小強喊道：

「喂！"波民"在那裡？」。（註）

廣西發躺入一輛拋錨的羅厘車頭底下，正在檢驗引擎毛病，故意不作聲。小強沒有回什麼，只是將手指着羅厘車底下。生鏽臉發現廣西發，心中有些不爽，却又無可奈何，只好走近羅厘旁：

「廣西佬——」

「么嘢——？」廣西發應後，從車底爬出，正打掃臂上泥沙。生鏽臉又說：

「中午停工後，你去檢修一下那引擎皮帶。」

「那個引擎？」

「水泵引擎房，那條轉輪皮帶。」

「早上，我已跟成貴去機房看過——爛得厲害，不能再用了。」，廣西發說後，生鏽臉似信非信望着，接着廣西發又說：

「要換上新皮帶——不然要出事的。」

生鏽臉皺了皺眉頭，視線轉到零件貨倉，這時小強走近貨倉，拿着布擦手，順口向小強問道：

「有皮帶嗎？」

「短的——二十尺長。」，小強簡單一句。

「水泵引擎那邊要四十尺長——」，廣西發接上一句。

生銹臉看來，不能解決問題，跨上吉普車，「普」的一聲，往公司屋駛去，看樣子請示經理去了。

.....

小強看了看羅厘，廣西發却先一句話：

「你上去開開看。」小強爬上車座，握緊駕駛盤，放好「哥鬆」牙，壓了一下扭，終於着火了，廣西發從衣袋摸出手錶，看了一眼笑着說：

「還有四十分鐘——收工了。」，雖然沒有工作了，但他們還得等四十分鐘，才可離开工地，這是所謂公司工作的時間條例，閒着無事，兩人索性又閒談起來。

「發叔——聽說公司又要換招牌了。」

「換招牌——又要換人馬了。」

「聽說，加上一個“新”字——新復興承包礦務有限公司。」

公司任何變動，或多或少影響工人，特別在礦場這小天地裡，一切動靜，都成為工友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。小強接着說：

「又拉進了一個大股東——」，聽得大股東，使廣西發笑了起來，插着嘴說：

「這些人，撈財心真驚人，但往往這樣，弄得傾

家蕩產。」

「這個社會，資方人馬換來換去，我們的命運還是一個樣子。」

小強在動盪的生活中，使他有太多感受，但較多程度是在道理上認識。在旁的廣西發，感到小強的話意義深長，思索了片刻，內心發出微笑說：

「阿強，真對——除了改變社會，要不然，我們這等人，一輩子還是牛馬。」社會遭遇不同，加上閱歷，廣西發這番話，是從實際生活體驗出來的。

兩人談話，忽又聽得吉普車聲響，生鏽臉往着他們工地駛來，廣西發靈活把話題轉換，對小強說：

「够鐘了，吃飯啦！」

他們跨出工地，生鏽臉在車上，混着車子引擎發出的聲音說着：

「喂！阿強，中午飯後，你去山腰工地，代一下二號羅厘司機工作。」，說後，「普」的一聲又駛去，廣西發看不慣生鏽臉作威作福的模樣，口中「丟」了一句

「丟那星——一百元扣，喊上喊下，像你家裡傭人！」

小強拍拍這硬直技工的肩膀，相對苦笑了一陣。

(六)

公司調整後，介紹小強工作的那位親戚，已忍痛退

股。生銹臉及公司方面，似乎開始不歡迎他這人物了。

一個月後，馬小強決定辭職不幹，離開礦山。

離開那天，小強親切地一一向工友告別，工地工友對這小伙子的離去，感到依依不捨。步出公司屋，老李幫着他拿行李包，當小強走近修理工地，廣西發放下工作，擦着油漬的雙手，走近小強身旁，小強要離開這位親切的同僚，內心感到異常難受。漸漸地，他的視線落在那熟悉的貨倉，幾個月來他時刻出入的場所，一股激情沖上心頭。老李廣西發送別小強，內心也很感慨。他們默默地走着，誰也沒有說什麼，沉默，代替了彼此心中的千言萬語，幾個月來，他們心中深深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階級友誼……。

漸漸地，那熟悉的油站，出現在他小強眼前，視線停留在那每天撥動幾百次的「當基」油柄，一時給怔住了。小強心海間，掀起了一陣激盪，呵，別了，油柄……。此刻老李廣西發，深深理會小強的心情，心中也激起依依不捨的感情。

突然，生銹臉影子出現在修理工地，廣西發示意小強不理這傢伙，老李故意借機諷刺這東西，瞪着他說：

「怎樣，總管——要不要親手查查小強的行李包？」，生銹臉不敢直視，搖頭表示不必，即刻間閃避了他

們。

在礦山卡門邊，老李將行李包交給小強，握住小強雙手，冷靜而親切地說：

「小強，不要太留念這鬼地方，到別地方，也一樣可以生活。」小強感動得低下頭迷。廣西發也很激動，一時找不出話說，粗健的手捏緊小強的肩膀，小強將行李包帶子，按放在右邊肩膀上，激動而熱情地說：

「多謝兩位，這些日子來——給我的開導及幫助，我會永遠記得你們。」語調緩慢而顫抖。在旁的廣西發，終於也開口說話了：

「阿強，靠我們雙手，不怕搵不到飯吃！」小強將這位直肚直腸、硬直的老朋友雙手，緊緊握住，感激地說：

「發叔——謝謝你。」老李摸着小強肩膀，笑着說：

「再見，小強——有空給我寫信。」小強點着頭，脚步逐漸移動，慢慢地離開了他們，當走到不遠幾十步，廣西發提高聲調，揮動着高聲說：

「阿強——祝你一路平安……。」小強也轉回身子，提高聲調回應着：

「發叔、老李——再見，後會有期。」

小強在礦山小路不遠三叉路口處，準備「隆邦」附近錫米場的車。他不時回轉身子，望着他工作過的礦山。工地依舊發出水泵、剗泥機、羅厘車等引擎聲響，還有，那山腰上端的雲霧……。在離開當兒，腦海浮出老李，廣西發鮮明的形象，一份難忘的珍貴友誼……。

稿於 71 年 8 月

註

- (一) 公司名稱係屬虛構，謹此聲明。
- (二) 猪籠脚：即洗石的一種機械，機具狀如猪籠，圓形，圓籠周圍有二寸直徑圓孔，機具按裝稍傾斜，通過水筆沖洗後及人工挑選除去泥塊，使得鐵石。
- (三) 拜山那督：從事森林開採工作，如鐵礦錫礦或樹桐的人們，一般都有膜拜迷信習慣，「山那督」即膜拜對象。時間均在每月月底。
- (四) “波民”，即英語 *Foreman*，泛指機器技工。

(四) 黑 虎

中午十二時，黑虎從半山芭監獄走出來。

腳剛跨出門檻，強烈而刺目的陽光，便照射在他粗闊的臉孔上，他雙眼感到有些難受。黑虎他心情，此刻顯得輕鬆。街道的車輛，喇叭聲響來回響叫着，使他一時茫然失措。悄悄地，自己臉孔浮起一縷傻笑，的確，跟外頭隔離了七個年頭，此刻心情，難免是不寧靜的。

他黑虎拉起腳，朝一個方向走去，突然，一個念頭湧上心頭。那是他服期滿四年時，也像今天一樣，雙腳愉快地跨出鐵門，然而，在門前逗留不到五分鐘，又被押走起控另一宗槍劫案件，此後，他黑虎黑天暗地，繼續挨到今天……。

黑虎心裡湧出一個想法：等它十分鐘再打算，看看有什麼動靜，很快地，自己又傻笑起來，明明獄方人員通知他今天自由，拿一封信給他，叫他到××州去報到，此刻還去想它什麼鳥動靜，真傻……。

沿着街道旁，黑虎邊走邊想着什麼，恍然想起自己嘴唇上少了什麼東西似的，停下脚步，在街道旁攤子，買了包「紅運」，想想，又買了一盒大力士火柴……。

吸了第一口煙，片刻後，胸膛油然掀起一陣激動，嘴唇彷彿輕輕喚着：呵，這繁榮的都會——吉隆坡。樣

子有些惋惜，這地方，再也不是他黑虎腳下的地盤了。在街道上，他看不見一個熟人，心裡有些急，一陣傷感湧出心間，心橫，口裡吐了句：

「媽的——還去想它什麼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！」

黑虎到火車站，搭南下的車到××州去了。

(一)

三年放逐，很快過去了，黑虎又回到吉隆坡來。

中午的太陽，熱烘烘的，照在寧靜無序的木屋區。有些木屋，板牆是黑油桶鐵片圍成的，經過酷熱陽光煎熬下，蒸發出一股難聞的黑油味道。風從烏水溝吹過，惡臭的味道散落在整個木屋區。

黑虎，在木屋區泥路上走着，額上淌着粗大的汗珠，鱷魚標的衫衣兩旁腋下濕了一大片，顯示他已走了一大段路。泥路轉彎處的咖啡店，此刻展現在他眼前，店內寥寥幾個顧客，閒着在聊天。黑虎的出現，令一兩位坐客產生驚奇，也許這張臉孔有些熟悉的緣故，其中一位報以點頭。黑虎，從小便是這裡落土長大的，跟他一樣年紀的，或較大的，幾乎都熟悉他這個人物，何況還一度是「一枝花」的風雲人物哩！

黑虎略停下腳步，抽了根煙，長長吁了口氣，隨後把旅行袋往肩膀上推，繼續走着……。有些屋子在黑虎

腦海裡還有多少印象，有些却面目全非，不知是誰的家。他黑虎離開這地帶整十年了，想起來着實感慨多多。那當子，他出入這地帶，還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，如今已是三十出外了，風雲變幻，叫他自己有些蒼老感覺……。

今天，黑虎的心情，異常波動，他太高興於回到自己落土的地方，特別再多些時刻，便能回到自己的家，回到年邁的老母身旁，雖然是養母，却是在這個世界上，他黑虎最親密的親人啊……。想着想着，感情掀起了風浪，脚步加速得有些零亂，恨不得眼前，雙手緊緊抱住親切的媽媽……。

黑虎突然收住了步子，心中茫然有所思，他好像發現自己走過路了。正猶豫時，背後幾間屋子傳出聲音，有人喊着他的名字：

「黑虎——黑虎——」

「阿虎，阿虎——你家在這裡啊！」

只一陣子，說是香煙孀的兒子黑虎，左舍右鄰都圍靠過來。有三幾位婦女，也許外地過嫁到這裡，不認得黑虎真面目，却聽得香煙孀兒子，一時也油然親切地靠過來，周圍頓時變得熱鬧起來。突然一輛三輪車，遠遠踏過來，不斷響着車鈴，迎面喊道：

「阿虎——阿虎，你媽來了。」，說話的黑虎認得

，是踏三輪車的榮哥。黑虎看着母親趕回來，內心一陣激動，眼眶有些濕了，很久很久說不出半句話來。這時，在旁的木成伯，感慨地說：

「好囉，阿虎回來了——母子可在一塊啦！」

黑虎雙手按着老母的肩膀，急促地叫了聲：「媽媽」，望着他母親蒼老的臉孔，內心震盪得厲害，不知往下應說些什麼。香煙孀，眼淚早已如雨淌下，她老人，沒有想到這把年紀，還能有機會看到兒子回來。

鄰居鷄蛋嫂，從屋旁走出來，雙手捧着一只八角碗，盛着熱騰騰的麵綫和兩粒去壳熟鷄蛋，打着沙啞聲調說：

「阿虎回來，可好呀，免得你娘孤零零一人——來，來，進屋裡吃碗麵綫鷄蛋，去邪去邪！」

木屋鄰居一伙人，湧進香煙孀屋裡，有的七手八腳，幫榮哥把三輪車上的木箱架子及橈子，搬到屋裡去。榮哥把三輪車停放在一旁，自己也跟着進屋裡去。

屋內，一片昏暗，黑虎放下旅行袋，把身上衫衣鬆了兩三粒鈕。在旁的榮哥，握住黑虎的左手，連聲說：

「這下好了——過去的，別去想它，這趟回來，總算讓你媽高興高興。」

黑虎望着榮哥銅黑的臉孔，微笑一下，隨後低下頭

來，樣子有些不自然……。

半點鐘過後，鄰居們相繼離去，香煙嬌她老人，一腔歡喜，到廚房裡弄午餐給兒子，並留榮哥一道用餐，屋裡開始恢復了平靜，黑虎感到屋內一切如舊，只是廚房左鄰，拖建了一個小房間。與榮哥閒談了一陣，黑虎索性把衫衣脫下，吊在板牆一端，他注意到牆邊有一張寫字桌，桌面散放着書籍及什誌。此時，榮哥出去屋外，把三輪車拖近陰涼地方，迎面走來了一個青年人，身著工裝，二十七、八歲，似乎剛放工回來。榮哥隨口說着：

「小林，放工回來了？」

「放工了——噫，榮哥沒有出去踏車？」，那個叫小林的說完，往屋裡走去，直接到拖建的那小房間。黑虎手翻着書本，發現有人從他身旁走過，思索了片刻，腦子意識到這人，或許是那房間的房客。黑虎心中默默猜想，但不敢加以肯定。

良久，那叫小林的，赤着上身，肩上放着條毛巾，樣子像要到後面沖涼去，忽然像是忘了帶肥皂，轉過身子進房間。出來時，他被黑虎粗大身子吸引着；初以爲是榮哥，定睛一看，眼前站着一個陌生人，方型臉孔，想想有些面熟，小林腦子亮了起來，急叫了起來：

「A——你是半山芭，那個 217 號，阿，阿黑——？」，此刻黑虎，也幾乎同時叫了起來：

「你不是擦鎖頭的，那個小林——？」

兩人一時激動，話也說不下去，榮哥聽得屋內說話聲，也走了進來，眼見小林黑虎雙雙握住手，感到有點意外，耳朵聽得什麼 217 號，榮哥趨前驚奇地問：

「小林阿虎，你們相識過——？」

「我們在半山芭，同吃一段日子的綠豆水呀！」，小林對着榮哥，帶風趣地說。榮哥也一時想起，曾聽得小林談起過去因收藏什麼書籍，被判坐監，心想：兩人也許那時期認識的。

「真太湊巧——阿虎，小林現在是你家房客。」，說着，又轉過身子對小林說：

「小林，他就是我常提起的——香煙孀的兒子阿虎。」

黑虎小林，雙雙心裡確實感到意外，却也為彼此的重逢而感到高興，特別兩人，患難中有過一段友誼。這時，香煙孀已弄好飯菜，擦着手走到廳中來，迎面見到了小林：

「噫——阿林，你放工了？」，過後又轉過身問兒子黑虎：

「阿虎——剛才，我聽得你說，什麼擦鎖頭？」

黑虎小林聽得老人一說，相對着笑了，在旁榮哥說：「老孀，他們兩人早已認識了。」，香煙孀一聽，也呆了一陣。原來小林服刑時期，營方派給他工作，是每天擦牢房鎖頭。香煙孀想起中餐，順口親切對小林說：

「阿林，別出去外頭吃，一道跟阿虎榮哥吃便飯吧。」，小林微笑點點頭，隨身到屋後沖涼去。

(二)

黑虎回家，已整整兩個月了。

到處探聽消息，終究無法找得一份工作。在家裡，心中漸漸感到煩悶，以前那種閒蕩心情，當今似乎消失得無踪影，也提不起勁兒四處蹣跚，或找找過去老相識；相反的，自他黑虎這趟回家，倒想擺脫過去的任何牽連，要不是三幾位舊伴來找他，他真想避避「一枝花」那伙人馬。

這回返家，多了家中的小林，日子倒覺得容易過，特別日夜見面，閒時便談談些生活。黑虎他想起自己的過去，內心便萌起一股慚愧的感覺。小林畢竟是有見識的青年，相當諒解他，同情他的不幸遭遇，黑虎時常心想：何不早認識他小林！

今天一清早，便到附近工廠走走，黑虎他，真想即

刻有一份工作，過過正常的生活。毫無目的地走着走着，他腦子想得很多很多……。漸漸地，走到一處路旁咖啡攤子。看看這攤子，叫他黑虎太多感慨，十多年前，這咖啡攤子，是他經常出入的場所，半個生命的時間，幾乎消磨在這場所，聊天啦，談女人啦，喝黑狗啤，有時也搓搓幾圈麻將……。此刻站在攤子前，他真有些茫然。突然一陣流行歌曲飄向他耳朵裡，他感到厭惡。

接着耳邊傳來一陣招呼聲：

「黑虎哥——怎麼不認識了，進來坐坐呀！」，說話的，是咖啡攤子的小伙計小牛。這小子，體格比以前長高了，那副臉孔，却仍舊蒼白無色，黑虎向來對他有好感，經他一招呼，索性走了進來。小牛趨向來，笑着問：

「好久不見，來——來支黑狗舌？」，以前，黑虎是黑狗舌的顧客，小牛這話，引起他有所感觸。黑虎似乎不願想起過去，臉部有些嚴肅，微笑地說：

「怎樣，小牛，長得好高呀！」，小牛繼續徵求他喝什麼，黑虎隨口說了：

「來，來杯咖啡烏——」，攤主海叔聽得有人叫水，原本在打盹的他，眨了一下眼，迅速沖泡了杯遞送來，笑着對黑虎說：

「阿虎，回來了——我前幾天也聽小精說起你回家了。」

良久，海叔索性拉了張椅子過來，推根煙給黑虎，黑虎接過煙說：

「謝謝——怎樣，生意還好？」，海叔聽得劈頭一聲謝，覺得這兄弟有些異樣，自己也抽了根煙，順口說：

「這路邊生意，你是知道的，吃不飽，餓不死！」，語氣帶感歎，接着又說：

「一變，就是十年——能回來，總是好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，黑虎沒回應什麼，突然像想起了什麼，輕聲對海叔說，語氣蠻抱歉地樣子：

「海叔——以前欠的那筆咖啡賬，等找着事做，當歸還你。」

「小賬，別提它——也好，找找一份事做也好。」，海叔說後，膘了黑虎一眼。

「我不想再混下去！」，黑虎語氣，顯得厭倦過去的生活。海叔感到眼前的黑虎，的確不同以前，對黑虎這人物，他這路邊賺吃的似乎瞭若指掌，有一番深刻的認識。接着說：

「改變一下生活，是好事——混下去，這個社會，

是混不出什麼來的，唉！」

黑虎低下頭，壓滅煙蒂。此時一輛警車，沿路旁緩緩駛過，海叔探一下頭，望着車背影，停了良久又說：

「彎叉路那鋼鐵廠，發生了什麼糾葛——幾天來，風聲好緊。」在旁劈柴的小牛，注意聽兩人的談話，看到警車駛過，也插了句：

「前幾晚——發生打搶金鍊啦！」

黑虎海叔聽了小牛的話，相對看了一眼，雙雙沉默了一陣良久，海叔打破沉默，感慨地說：

「你走後，吉寧仔又被打死——當今那幫“一枝花”，據說是一位叫彼德的理事，越來越不講義氣！」，黑虎仍舊不作聲，從袋裡摸出包「紅運」，海叔望了他一眼，繼續說下去：

「唉——年青仔，連夜間過路人，也去動手腳，真是一一！」

海叔看見黑虎不作聲，自己也沒有說下去。

突然櫃台邊的收音機，不知給誰扭開了，響起音樂的聲響，撲耳一陣高聲的講話，攤主海叔把頭轉過另一角落座位，是幾個身穿得花花綠綠的青年，接着又是一陣：

「咖啡烏——」

「老海，開麻將台——」

海叔遲疑了半響，有點不耐煩的樣子，看了看黑虎後，便轉身過去了，應了一聲：「來囉——」。

當海叔弄完那幾人茶水，發現黑虎已不在，順手拿來了桌布，兩個一角的盾子，置放在桌上。海叔撿起盾子，對着這過去的常客，內心萌起絲絲的感受，口裡低低說了一句：

「不像過去了——也好。」

(二)

星期天，木屋區的早晨，像往日一樣，異常吵雜。

黑虎躺在床上，被一陣「麗的呼聲」吵醒，窗外的陽光，照射在惺忪的雙眼，叫他感到有些難受。他兩眼睜開向上，直視報紙糊成的天花板，這時，身邊小林早已起床。

黑虎在床上，翻轉了個身子，感到背後有東西頂着，伸手摸摸，摸出一本書，書已給壓皺了，那是昨晚看了忘了收起。黑虎已沒有睡意，却懶得即刻起身。良久，又拿起那本書，那是『林沖』通俗簡易本，看看封面畫，腦子凝思着，昨晚他看到林沖妻子被調戲的情節……

....。

悄悄間，一陣敲擊聲傳來，一下子，又是一陣鋸木

板聲響，收音機播出歌聲時而把它掩蓋。黑虎沒有注意去聽，索性打開書本，一頁還未看完，又聽得屋外談話聲。

「阿林——謝謝你給我釘架子。」

「唉，香煙越來越難賣，不加賣些玩具，真一天賺不到兩塊錢。」

「行情淡，到處一樣，苦了窮人——」

黑虎他聽出是自己母親及小林的談話。良久，聽得母親提及自己的名字。

「阿虎，回來兩個多月，工作也找不到——唉！都是自己弄壞自己，弄得有底，人家那敢用他！」

「老孀，慢慢——阿虎會找到事做的。」，小林安慰香煙孀，接着釘木聲又起。這時黑虎，心中感到煩悶，索性在床上坐起，對面桌上枱鐘的長短針已指着七點九個字了，他呼了口長氣，拿起牙刷毛巾到沖涼房去。

十分鐘後，黑虎洗刷完畢，小林從外頭捧着一壺咖啡，左手拿着一包食品，提高聲調：

「老孀，阿虎——吃些早點呀！」

香煙孀收起工具及木板，隨口應了聲，要他們先吃。黑虎放好毛巾，拿起杯子喝了口咖啡，小林拿起塊九層糕，往嘴裡送，順口問黑虎：

「阿虎——工作找得如何？」

黑虎初不作聲，從袋裡摸出兩點牌香煙，點了一根送上口，淡淡地回答道：

「沒有一——要作好人，真不容易！」，小林理會對方的含意，遞了塊糕給黑虎，接着說：

「是啊，找工作真不容易——阿虎，別灰心，慢慢會找到的。」，隨後，把準備給他媽媽的咖啡，怕冷了，半杯倒給黑虎，半杯往自己杯裡倒。黑虎沒有說什麼，却猛吸着煙，小林看對方沉默，自己也沒有繼續說下去。半響後，黑虎把煙蒂擠滅，懷着詢問口氣問道：

「你們鋼鐵廠情形怎樣？」

「廠裡是需要人手，但老板，偏不接納我們工人介紹的人。」，說後，喝了口咖啡，漸漸地發現自己有些答非所問，補充說：

「近來，工友與廠方有些糾葛——資方多方面挑撥離間。」，小林的話，黑虎一句句細心聽，略停一陣，小林又說：

「資方搞黑勢力——利用一枝花人馬恐嚇工友，我們是有些感到棘手！」

黑虎聽着「一枝花」三個字，內心深深感觸着。小林在這異地工作，時間不足一年，對「一枝花」人馬不

甚了解，也不知道黑虎從前原來是「一枝花」頭手人物。

小林也想起，自己不應太常談起黑勢力，以使到對方想起過去，引起內疚，於是把話題轉開：

「阿虎，空閒時，房裡我那些書籍，你愛看什麼，自己去拿好了。」，黑虎滿腦子心思，沒作聲，只點點頭。

小林想利用星期天假期，訪問訪問工友，半點鐘後，他出外去了。

（四）

木屋區，九王爺誕辰，酬演三天街戲。

傍晚時分，榮哥三輪車，早已把香煙孀的攤子，載去戲台前。

七時多，屋內一片清靜，只有小林及兩位工友，像在談什麼事似的，十分鐘後，又一位工友陳發，捧着一壺咖啡及一小包食物回來，顯然是不久前到附近咖啡攤子購買的。

今晚，小林他們正在商量廠裡發生的事。

陳發把咖啡倒了四杯，順手丟了包煙給阿貴，李成看看手錶，已八點出了，順手打開那包食物說：

「吃完它——再談下去吧！」

小林用牙籤，插了塊炒果送進口裡，隨後喝了口咖

啡，今晚，他滿腦子，直想着「一枝花」的問題。在旁的阿貴，點了根煙，感歎地說：

「碰上這批散仙，真拿他無法——」

「以前兩次工潮——那幫傢伙，還不敢那樣出面惹事。」，說話的陳發，他是廠裡工作最久的工友，兩次工業糾紛，他都親身介入。他喝了口咖啡又說：

「說起來，工人本身也太散——」

小林沉默着，眉頭皺着，耳朵却全神注貫在聽着。

「一枝花那幫傢伙，變得太不像樣，吉寧仔在時，倒還講講義氣——」，阿貴邊說，邊把椅子拉後，背斜靠在牆板。這時，小林終於打破自己的沉默：

「這些人，並不是無藥可救——看，我們是不是，可以從中打通『一枝花』的關係。」，在一旁的李成聽了，點點頭，彷彿有所領會，緩慢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。

「如能這樣，困難可就減少多少。」，旁邊的阿貴却急着說：

「可是——資方却按月給『一枝花』保護費呀！」

談來談去，問題仍舊難以解決。

這幾位工友畢竟有耐心，雖然眼前問題多多，但每一人都那麼希望，希望找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。小林看了大家一眼，堅決地說：

「無論怎樣，我們幾個人，分頭去進行看看——設法找「一枝花」的理事談談。」，小林語氣，充滿信心，衆人也同意這一辦法。

時間已近十點了，明天還得上工，工友相繼離開，小林送他們出去，進門時，發現屋內陰暗處，閃着火花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黑虎蹲在那裡抽煙，小林關心地問：

「阿虎——怎麼不進屋內？」

「我看你們在談，沒有進去——這裡較涼。」，黑虎低聲應着。說後，隨着小林一道進屋內，黑虎顯得疲倦，脫了外衣，便走到床邊去。小林正想看書，把油燈心倦高些，拿到廚房去，手裡拿着一本什誌。

(四)

第二天，黑虎整天在家裡。

昨夜，他黑虎輾轉不能入眠，聽了小林廠裡情形，想着，心裡異常沉重，「一枝花」爲非作歹，自己像是種下了罪惡的種子。他黑虎起「一枝花」時，在他當掌舵時，雖然沒有幹下好事情，却講講多少義氣。「一枝花」這玩意，對他，除混混過日外，也使自己混到監牢及嘈嘈鐵窗風味。……

提起「一枝花」，自己有一種錯綜複雜的矛盾，交織在心湖中。小林，是他出獄後第一個親密的朋友，而

人又那麼善良，一心一意爲大伙辦事，想別人的事比起想自己的事多。眼前「一枝花」給他們的麻煩，他黑虎想起這些，總覺得過意不去，自己是決心遠離它，但今天，小林他們面對的麻煩，使他想到自己該負起一份責任。

想着想着，黑虎決定去找「一枝花」彼德談，了解整個實情。

× × × ×

幾天後一個晚上，黑虎主動找小林：

兩人坐在屋外木椅，周圍一片寂靜。小林打開話匣子：

「阿虎，自你回家來，我看出你滿腔煩悶——」
黑虎在一邊，靜靜聽着，小林看他沒有表示什麼，接着說下去：

「你也許後悔過去的日子——當然，眼前職業也有問題。」

黑虎猛吸了幾口煙，低低地說：

「我像是做了一場惡夢，夢醒了一——我感到痛苦」，黑虎雖然是老粗，這番話却是發自深心，片刻後接着說：

「出獄後，我是決心想改變一下生活——我不能

糊里糊塗混下去。」

「你有這種認識，有這種決心，叫誰都會感到高興，特別你媽媽——」，小林停了半晌，帶鼓勵地又說：

「阿虎——過去的，把它當死了，別再想它。再說，你的不幸遭遇，也是這個腐爛社會造成的。」

黑虎靜靜聽着，重新燃了一枝煙，吸了幾口。

「失業是叫人感到煩悶的，不過——只要認清生活真諦，靠雙手，我們是不會餓死的，你看——不是有很多人，在生活邊緣掙扎過日子嗎？」，小林的口吻，較大成份是鼓勵他，黑虎低下頭。這時，小林拉着他的雙手，笑着說：

「阿虎，我祝賀你新的開始，能認識到你，我很高興！」

黑虎很激動，望着小林的笑臉，感到身上湧溶着熱流。沉默，代替了他心中的話。

兩人繼續不語，屋外，周圍仍舊一片寂靜。幾分鐘後，黑虎腦海裡，樣子像在思索什麼，終於開口問小林：

「你們廠裡問題解決了嗎？」

「是工業糾紛問題，謝謝你的關心。」，小林應了一句。

「一枝花的人——找着了？」，黑虎這句，頓時使

小林驚奇起來，也一時領會剛才錯會他的話，略停一陣，微笑說：

「我們已分頭去找，只是摸不到門路——」

「小林——你也許不知道。」，說後，黑虎略停片刻，這話使小林意識到，黑虎想說些什麼，黑虎遲緩地又說：

「過去——我是一枝花的人。」

小林聽了，幾乎叫出口，急忙拉着黑虎的手，親切地問：

「怎麼，沒有聽你說起？」

「這是過去的事。」，黑虎口氣淡淡地，小林領會此時對方心情，自己也平靜下來，沒有說什麼。

「那晚，聽你們說起一枝花爲非作歹，我是感到很痛心。」，小林聽了，理會那晚工友談話，全給黑虎聽了，小林平定地說：

「這些，完全是資方狡猾的手法。」

「我已去找過他們的首領——」，黑虎望小林一眼說，這話使小林一時興趣起來，隨口問：

「他們怎樣說——？」

「小林，你們可放心了——他們答應不再惹麻煩！」
這話使小林幾乎不相信，幾天來，小林心中難解的

結，這時似乎解開了。他熱情地握住黑虎的肩膀，興奮地說：

「太好了，阿虎——想不到你暗中拔刀相助。」，接着急促又說：

「要是廠裡的工友知道，他們該多麼感激你呀！」

黑虎吸了口煙，腦海在想什麼，臉情深沉，口吻感慨地說：

「唉——都是我搞下的罪惡，給你們工友惹麻煩。」

「不，不能這麼說，阿虎——如果是罪惡，該首先是這個百孔爛瘡的社會。」小林嚴謹地，黑虎沒說什麼，心情逐漸變得輕鬆。

夜色漸漸深沉，小林黑虎都懷着輕盈的心情。

(六)

小林把黑虎找一枝花的事，告訴廠裡負責工友，工友們像打下一支強心針，對未來充滿了信心。有些工友建議，爭取廠內一枝花黨羽，爭取他們站在大伙兒一邊。

「小林——我想起了，他是一枝花，吉寧仔前一時期的首領，你怎麼從沒有談起他回來？」，在工廠飯廳進餐時，陳發對小林說。

「我只是在半山芭認識他，他回家時，我又湊巧是他家房客——一枝花的事，我全然不知道呀！」

「是太湊巧了，我看——無論如何，我們該多多關懷他，特別是幫他找一份工作。」小林聽了，點頭表示同意。

一個月過去，小林他們，仍舊無法給黑虎找一份工作。

一個星期日下午，小林陳發，在家裡等黑虎，已經等了一個鐘頭，仍舊不見黑虎回家，陳發索性躺在床上，小林在一旁看報紙。

桌上枱鐘，短針已指着下午三點了。忽然間，小林的視線，被枱鐘旁一張字條吸引住，他拿起字條，眼睛睜大着，口裡讀着：

“小林，我到彭亨州工作，是伐木工作。”

小林有些不鎮定，在床上的陳發，也坐了起來，此刻兩人面面相看，感到意外。一陣子過後，陳發問小林：

「小林——你怎麼不知道？」，小林也遲疑地說：

「怪——怎麼事先一點也沒有聽他提起？」

「或者是匆忙決定的！」

小林漸漸想起，這幾天黑虎經常早出遲回，今早一睜開眼，已不見他的影子了。

「彭亨州——去這麼遠的地方工作。」，陳發自言自語，小林在一旁，若有所思地，接着嚴謹地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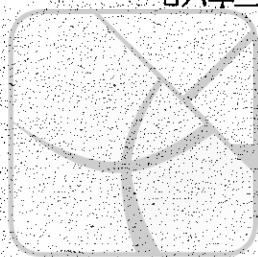
「他決了很大的決心，想擺脫一枝花——想改變生活。」，陳發領會對方的意思，隨後又聽小林說：

「像他這樣的人——到生活的戰場鍛鍊一下也好。」

說後，小林把字條夾在書本裡，看了看陳發一眼，陳發心裡，也為黑虎有工作而高興，兩人顯得很輕鬆愉快。

七二年五月稿

七六年三月重修



(五) 埋下的種子

十幾分鐘後，走過村口一排板屋店面，兩旁屋子開始疏落了。腳下的黃泥路，漸漸變得狹窄和崎嶇，還好幾天來沒有下雨，泥土乾燥，還容易走，

正午的驕陽，輻射着強烈的威力，一陣熱風吹過，捲騰了路面的泥塵。儘管天氣酷熱，兩旁園裡的蔬菜，却是綠油油一片，風從草園吹來，夾帶着魚糠腥味……

我和小李邊走邊談着話。

沒有來訪這個村子，已有一段時間了，村子的樣子並沒有多大改變，只是此刻自己心情，有一股親切而又沉郁的感受。那是幾天前，碰見小李，聊起近來村裡情形，順便約定今天到村裡走走，拜訪村中文老和探望學員們。小李，是在外工作的，然而他却是道道地地村裡長大的。記得幾年前，村裡發生反逼遷鬥爭，他一家落力最大，忙着四處奔波……。

我們邊走邊談，腦子也邊想起過去的事，突然我記起一件事來，順口問小李：

「小李——村口那塊會牌，還沒有拆走？」

「你是說——『厝子會辦事處』那塊牌子？」小李直望着我看，點頭表示是時，才接着又說：

「村民就是這個樣子，凡自己親手弄上來的東西，怎樣也不願親手毀去！」

村子裡自成立厝子會籌委會那天，這塊牌子便插在村口處，那是一塊約莫四尺長的木板，漆着黑底，寫着幾個紅字「××村厝子會辦事處」。字下還畫着箭號寫着「由此路進」。這塊指路牌，告訴了村外人士，村民在本村已有自己的組織。

「可惜——老早給毀了。」我懷着惋惜的心情說着。

「初期，村子裡像失了什麼似的——有些會員還說準備繼續繳捐呀！」小李說時，心裡盪着激情。

談着這些，我們心裡盪着「崢嶸歲月稠」的暖流。

(二)

漸漸地，成伯那塊菜園在望了。

好久沒來，今天登門拜訪，想必教成伯他老人家感到意外吧？！成伯看來六十歲光景，那副粗壯的體魄，却叫人看不出他邁入老年了。在村子裡，成伯一家人，已扎上好幾代；住着那塊耕地，還是向地主租來的。成伯幾個兒子，也都長大成人，個個出外謀生。成伯本來可以雙手不再汗洗了，可是過慣勞動生活的人，却把鋤頭

當作命根子，凝進數十載的心血。在村子裡，成伯是挺有威望的人，一向以扶危濟困著稱。

在菜園前站了片刻，這時成伯伯發覺我們了，大笑着從屋裡走出來，頻頻說道：

「哇，什麼風吹來？——來，來，屋裡坐。」成伯那種好客的作風，還是老樣子，任誰在他身邊，都會感到親切。我和小李，算是他家的熟客了，有個時期，爲了村裡鄉會的需要，還在他家裡住過。這時，成姆也從屋裡出來，微笑地點頭示意。

我們正準備進屋，突然一陣吵雜聲傳來，一時分辨不出方向，成伯却很快意識到，只見他朝着不遠的菜園望去。我頓時記起那是黑嬸的家。

黑嬸守了三十年寡，常年起早摸黑地勞作、養豬，倒也把一個家撐起來，兒子也先後成家了。她老人家雖說兒孫滿堂，却依然勤勞得很。

這時吵雜聲越來越大，像在爭執什麼，不遠菜園前，還橫着一輛兩噸羅厘，成伯注意力被吸引了，心裡想着什麼似地說：

「黑嬸今晚出豬嘛——爲什麼吵起來呢？」，又轉向我和小李，「來，你們先進屋坐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成伯向成姆使個眼色，逕自向黑嬸的菜園走去，而成

姆却也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出豬，吵什麼呢——準是烟屎拐又吃秤頭！」

我和小李決定過去看看，順便也問候黑嬌一家人。進入黑嬌菜園，迎面幾個孩子跑出來，其中一個十三、四歲模樣的女孩，朝我們高興地叫嚷：「沈生！小李！好呀好呀！」，那是黑嬌最小的收養女兒，以前是鄉會識字班學員。這時，又一陣吵聲，而且越來越兇，是從屋後豬寮處傳來，只聽見：

「真吃人，真吃人——看我們兩腳查某好欺負呀！……」，確是黑嬌的聲音。這時我們已走到豬寮邊，只見一大堆人擠得密密。原來黑嬌全家上陣，包括了媳婦、孫子；還有四條漢子，像是來捉豬的，帶頭的是收豬中間人，叫「烟屎拐」。這傢伙，露出黑黑黃黃的幾顆臭牙，叨着香烟，搖着竹竿似的身子，一眼凶一眼冷地乾叫道：

「黑嬌，你——免生氣，我，實在無法，下午抽不出時間來，所以，嘿嘿，嘿嘿嘿……。」

瞧他那副似笑非笑的蛇皮臉，令人不勝憎恨，並聯想到他所隸屬的那個剝削階級的罪惡史了。

「你呀！死人頭！」人群中不知誰罵了一聲。烟屎拐也聽到了，却眯起鬼眼，還作出「大人物」宣佈增稅

時的那種痛苦的表情，攤開兩只黑手。這時黑嬌走到成伯身旁，說道：

「今早——七早八早，將豬籠統統載來，推得滿地都是，你看，十來只豬對着天壽豬籠，只只嚇得沖來沖去……」，黑嬌看到那些豬籠，心中越生氣。成伯往豬寮裡探了一下頭，只見露天散寮裡，數豬只遠遠躲在一邊，對着豬籠，對着人，不斷呼嚇呼嚇地喘氣，而豬飯槽裡，滿滿盛着豬飯，顯然，豬只從早上起，就被嚇得不敢進食。

烟屎拐心虛，趕忙低聲細氣地詭辯：

「黑嬌你這回真真誤會了！我實在無法可想呀！一來無時間，二來缺貨，你村民不懂，國家越來越繁榮了，到處要豬……」，說後，轉向成伯，彷彿爭取「選票」似的，向成伯苦笑了一下。

黑嬌從人群中發現了我和小李，驚奇了一下；那烟屎拐也機靈得很，忙追循黑嬌的視線落處，只見他咬一下牙根，標出一「支」冷笑。我想，烟屎拐也理該有所感觸了……。

提起這個烟屎拐，村民們都不知道他的真姓名，只聽說他在烟館裡混日子，體瘦如竿，走起路一瘤一顛，像撐船似的，因此全村都叫他「烟屎拐」。關於拐脚一

因爲他曾調戲婦女，給人打成的。烟屎拐不是本村地痞，而是一條過地蛇，幾年來，專靠收豬中間人，對村民的榨取真可說是滴水不漏。別看他排骨烟屎樣，却滿腦子鬼機關：控制豬價啦，「吃秤頭」啦，拖欠款項啦，爲地主們出謀獻策啦等等，總之，是一個走一路，臭一方的狗腿子。今天，明顯得很，他又在耍其一手遮天的伎倆——眼前騙得過，紅紅祿祿鈔票就落入他烟屎拐的錢袋去了。

但我和小李的突然出現，對他烟屎拐來說，却是舊壓力又來了。有一年，烟屎拐藉故拖欠村民賣豬錢，發生了糾葛，鄉會要小李代表村民跟他交涉。那時正義力量大，比烟屎拐凶惡百倍的牛鬼蛇神也得裝成非洲鴕鳥，變相地老實。後來幾經風雨，鄉會被封了，大小「烟屎拐」又囂張起來，想到這裡，再令眼看烟屎拐——他尖聲地申辯：

「我做生意……向公道。」但當他與小李視線交鋒時，却像兩個階級的殊死搏鬥，空氣中彷彿迸射着灼亮的火花。小李怒瞪着頑敵，正待發言，成伯却搶先說了：

「烟屎拐，我問你，公道的豬價是多少？說！」

「八十大元一擔——我開價從來未低過別人。」烟

屎拐急忙答腔，却暗示同來的三個漢子可以動手捉豬了。氣氛霎時緊張起來，黑嬌家人緊抓住豬籠不放。人群中又殺出一句話：

「看他敢動一下，砸爛他的蛇頭！」

此時此景，烟屎拐的三個伙計瞅在眼裡，怕在心裡，冷在手裡。

成伯若有所思，突然喊了烟屎拐一聲：

「你來村裡收豬賺吃，年月已好久了，你也是知道養豬人性子的——辛辛苦苦養了一欄豬，賺血汗錢，決不會將豬空着肚子賣出，這點，你是知道不過的。」

成伯的話，是養豬人的心聲，語氣那麼坦率、堅決。成伯又接下去說：

「你，賺吃人嘛，說話也得算數——你不是說定：下午六時捉豬，怎麼現在日頭對中，就來作亂？」

成伯把「作亂」二字，說得絕響，似炸彈爆響，烟屎拐跳退一步，連聲哀叫：

「啊，老成伯，講來講去，就因為我無時間，所以提早來——反正定銀已付，幾時捉豬都一樣！」最後一句，顯然在耍花樣，唱官腔了。

「不賣，拉倒！」

黑嬌一家人激憤異常。但烟屎拐這惡徒，却強裝鎮

定，時而奸笑幾聲，時而搖搖頭。

成伯又說話了：

「今天，不能給你捉豬。你剛才也說過：『定銀已付，幾時捉豬都一樣！』」

一下子「將」死烟屎拐了，只見他的蛇皮臉起皺了，鬼眼中的電閃也滅了。

成伯走上前，一邊動手搬移那些亂七八糟的豬籠到屋的一旁去，一邊大聲對烟屎拐喊道：

「另訂時間吧，只要通知一聲，什麼時候都可以。」

我和小李也上前援助，烟屎拐却楞在一旁，垂頭喪氣。這時烟屎拐也許正在懊惱他的如意算盤落空——剛才只要一順利，十來只空着肚的豬，至少輕了百來斤，他烟屎拐就可撈一大把鈔票。想到這裡，烟屎拐唾一口臭痰在地上，低聲罵道：「哼！窮鬼們越來越壞了！」迅速從我們身旁擦過，並略一停步，仇視了一下，胸前的「委員徽」噹一聲掉在地面，彈進糞土中去。

怒氣沖沖的烟屎拐朝羅厘撐了過去，上車後立刻踏大油，使引擎發出怪叫，烟筒噴出一陣陣黑霧，這傢伙去向他的主子告狀去了。圍觀的小孩們急迫上去，爆響起「嗚嗚」的嘲笑聲……。

「對這些村童來說，這是一節生動的課啊！」我不

禁這麼想。

(三)

返回成伯家時，我走在最後，發現黑嬌的最小女兒尾隨着，彷彿有什麼話欲言又止似的。我笑道問：

「小妹妹，還有讀書嗎？」小女孩搖搖頭，兩條短辮子打旋着。此際，我恍然想起。她並沒有進過學校，只是以前上過鄉會的識字班，一向勤勞。經我一問，小女孩似也壯大了膽子，却泛起隱約可見的紅暈，說：

「沈生啊，什麼時候開識字班？」

聽了這話，我一時找不出話來回答她，內心異常激動……。走在前面幾步的小李也聽見了，含笑地望着這個可愛的小女孩。

傍晚，我告別村子時，不禁緊握住小李的手：

「希望你們多多努力，讓埋下的種子開放出更大的花朵來吧！」

小李，也激動地說：

「也希望你常常來呵！像過以往的日子……」

在夕照裡，他的幾絲白髮染成紅色，眼眶濕了。我驀然發現，我們已從青年進入中年了！

在歸途中，小妹妹天真的微笑，小李的話，在我心間猛烈燃燒着，我極目祖國的明天，而腳下的征途無窮盡……。

1971年

(六) 後 記

這本集子由五個短篇組成，是在斷斷續續情況下寫成。曾分別刊登在文藝副刊或文藝刊物上，距離第一本《青春的生命》的出版，前後相隔時間幾達十年。想起十年間僅寫下這些，心裡總有不足的感覺，但它畢竟是自己在文藝路程留下的一點痕迹；尤其這些東西，均在淒風苦雨時刻孕育及寫成，因此收集起來有一定紀念意義。

值得慶幸的，多年來，自己總是保持對文學的愛好，於寫作上始終迸發一定熱忱，雖然這樣，但內心總還有一種感覺：在文藝行列裡，自己彷彿是一名沒有走前報到的小兵。願《瓷像》的出版，使自己的步子再跨前一點。

與《青春的生命》的比較，這本《瓷像》在創作上側重描繪下層人物，這是一種嘗試及突破，我將繼續努力往這方向走，願自己落實及寫出成績。

這本創作集子，像第一本一樣，相信仍舊存着這樣那樣的缺點，希望文藝界前輩及朋友，不惜多多批評及指正。同時，我要感謝那些為這本集子奔波的朋友，沒有這些熱心人，便沒有這本集子。

作者誌於七七年五月